

南 北 奇 俠 傳



吳淞

上海新華書局發行

南北奇俠傳卷四

譙北楊塵因 武進許指嚴眉批
蛟川莊病骸 杭縣黃退閣評點

古董 姜俠魂 編纂

奇中忠

◎錢忠介公遺事

全祖望

世祖章皇帝定鼎二年五月江南內附六月浙江內附閏月明故刑部員外郎錢公肅樂起兵於鄞大兵之下浙也同知寧波府事朱之葵通判孔聞語迎降貝勒卽令之葵知府事以聞語同知府事公方居憂在東吳丙舍中咯血聞信慟哭絕粒誓死諸弟已爲之治身後事鄞之貢生董公志寧首倡謀義聚諸生於學宮王公家勤張公夢錫華公夏陸公宇燦毛公聚奎和之遍謁諸鄉老而莫敢應卽所云六狂生者也初十日之葵輸糧於貝勒至

六狂生



倡義始末

三賓欲附
之仁助紂
為虐他日
為之仁所
執直自取
其咎耳

僉事孫公嘉績故吏科都給事中熊公汝霖已起兵之葵。斷回鄞。公於是夜輿疾至城東觀變。是日孫公以書來鄞約其門下士故吏科都給事中林公時對為之後繼。次日林公謀之諸鄉老終莫敢應。六狂生皇皇計無所出。宇燦故與公同研席相善。途中聞公已至大喜。挽公入城。途遇志寧遂定謀發使。以十二日集紳士於城隍廟。諸鄉老相繼集。之葵聞語亦馳至。時諸人故未有定意。離席降階迎此二人。而公遽碎其刺拂衣而起。百姓聚觀者數千人。譁聲動地。有戴爾惠者布衣也。大呼曰。何不竟奉錢公起事。觀者齊聲應之。舉手互相招。擁公入巡按署中。俄頃海防道二營兵暨城守兵皆不戒而至。遂以墨纒視師之葵。乞哀於百姓。百姓為之請。乃釋之。故總兵王之仁在定海已納款。得貝勒令仍舊任。鄞之故太僕謝三賓家富。耦國方西行見貝勒歸。害公所為。乃貽書之仁。謂滄滄訾訾出自庸妄。六狂生而一穉紳和之。將軍以所部來斬此七人。事即定矣。某當以千金為壽。公時年未四十。故有穉紳之誚。會公亦遣客倪

誰教爾貽
書之仁此
時悔之晚
矣

迎魯王監
國

左氏有云
惟名與器
不可以假
人此語可
爲殷鑒

懋熹以書告之仁勸其來歸之仁兩答書約以十五日至鄆而密語懋熹令具
燕犒三賓不知也方以爲殺公在旦夕屆期之仁至城東請諸鄉老大會於演
武場坐定之仁出三賓書靴中對衆朗誦三賓遽起欲奪其書之仁變色因問
公曰是當殺以祭纛否語未畢長刀夾三賓而下三賓哀號跪階下請輸萬金
以充餉乃釋之于是沈公辰荃馮公元颺亦起於慈自鄆慈合兵聲勢響應之
仁既以關內鎮兵至而關外黃斌卿亦遣將以翁洲鎮兵至張名振亦以石浦
鎮兵至如慈谿縣王玉藻知定海縣朱樊華知奉化縣顧之俊新授知鄆縣袁
州佐知象山縣姜圻皆以兵餉來會甯守乏人以通判羅夢章行守事而太常
莊公元辰助登舟焉公以是月十八日奉箋迎請魯王監國二十八日再奉箋
勸進七月十一日會師西興王途中加公太僕寺少卿既至再加右僉都御史
分汛瓜瀝公四疏辭新命兼力言爵賞宜慎不可蹈赧王覆轍濫予名器因固
請以原銜署事并辭諸弟姪從軍之授爵者十月樞輔張公國維約諸軍以初

始會戰

八日始連戰。十日公與諸軍斬戮皆有功。而第七戰尤捷。是役也。前鋒鍾鼎新用火攻。首擊殺緋衣大將一。諸將呂宗忠等各斬數十級。俞國榮等直抵張灣。取其軍械以歸。時浙西諸府州並起義兵。蘇松嘉湖列營數百。而浙東又建國。杭州孤懸危甚。以兵急攻平湖。平湖之主兵者。爲屠翰林象美。書生不曉軍事。公請以兵由海道急援之。不聽。說者謂監國初起江上。適有浙西首尾相應之勢。若用公言。則大兵進退兩顧。杭州不復能守。可逕渡三吳。以窺白下。而坐失此會。此足以見聖朝之得天命也。未幾而分地分餉之議起。故總兵方國安。自浙西來。軍最盛。之仁次之。號爲正兵。諸義兵倚毗焉。而皆無遠略。國安尤暴橫。於是議取浙東之正餉。以予正兵。而義兵取給於富室樂輸之餉。謂之義餉。識者已知其無成。交爭之不能得。未幾正兵并取義餉。而義兵遂無所取給。司餉者不能應。公所派爲鄞奉二縣義餉。國安檄二縣不必支應。蓋以爲之仁地也。於是公屢疏入告。王不能詰。但以閣臣張公國維敘公十捷功。再加右副都御

第一次失機
渡三吳以窺白下自
是萬全之策
失此不用
惜哉分地分餉
之議將之害
始以正餉
與正兵繼
復取義兵
之餉方王
之專夫人
而知之矣

閩中頒詔
之議

名正言順
確有見地

史公疏言。臣都臣邑。因臣起義兵。桑梓膏血一空。曾莫之救。而今日遷官。明日加級。是臣無惻隱之心也。沈宸荃陳潛夫之才略機謀。方端士之勇官階。並出臣下。而臣反受賞。是臣無羞惡之心也。臣部將鍾鼎新等。斬級禽囚之事。皆出其力。臣以未得取杭。不欲爲請殊擢。而臣自受之。是臣無辭讓之心也。臣少見史冊所載。冒榮苟祿。惡之若仇。而臣自蹈之。是臣無是非之心也。又言臣近者十道並舉。冀杭城可復。聞主上起行中廷。盼望捷音。不能安坐。而臣終不能絕流而渡。臣今不能入杭。誓不再受一官。王不許。而閩中頒詔之議。又起。時唐王卽位閩中。以詔來。張公國維。熊公汝霖。以唐魯皆係宗藩。非有親疏之分。同舉義兵。非有先後之分。今日之事。成功者帝。若一稱臣於唐。恐江上諸將。皆須聽命於閩。則王之號令不行。因議却之。朱公大典與公議。以大敵在前。而同姓先爭。豈能成中興之業。卽權宜稱皇太姪。以報命。未爲不可。若我師渡浙江。向金陵。大號非閩人所能奪也。於是議大不合。原諸公之論。各有所見。皆未可非。但

忠而見疑
古今同慨
四十日無
一餉

無餉至四
旬之久若
非公之忠
義感人之
有不倒戈
相向者

十七死
之疏

當和衷以求其平。而方王諸帥忌朱與公。遂謂公不受副都之命。為懷貳心於
 閩。公不得已。鬱鬱受官。而餉仍不至。王以內臣客鳳儀。李國輔兼制軍餉。公力
 言中官不可任外事。於是諸藩既惡公。而內臣又從中梗之。公兵至四十日無
 餉。然感激公忠義。相依不散。至行乞於道。卒無叛者。於是公連疏乞餉。數十上
 而餉終不至。太僕寺卿陳公潛夫之起兵也。以家財養軍。及財竭。支四百金之
 餉於餉臣而不得。公言潛夫破家為國。今聽其軍之餓死而不恤。何以鼓各營。
 因為潛夫請餉。并力言軍費之當均。王是公言。而無若方王何。公疏言國有十
 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翹車四出。無一應命。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
 關係甚巨。謚贈蔭恤。未協輿情。勅部改正。遲久未上。二也。張國俊以戚畹倚強
 藩。權倖人主。三也。諸臣以國俊故相。繼進言。主上以為不必。幾於防口。四也。新
 進鼓舌搖唇。罔識體統。五也。反覆之徒。借推戴以呈身。觀望之徒。冒薦舉而入
 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欲息同姓之爭。李長祥面加斥辱。凌蔑至此。七也。咫尺

痛陳後患
如讀賈長
沙治安策

方王馬阮
張客之罪

黨同伐異
人情大抵
如斯公雖
何忠如攻擊

江波烽煙不息而衰衣博帶滿目太平燕笑漏舟之中翱翔焚棟之下八也所
與托國者強半宏光故臣鴟首不改九也此猶枝葉也請言根本七月雨水不
時漂廬舍以千百以水死滄潮衝入西成失望以饑死壯者殞烽鏑弱者疲轉
輸以戰死絳粟赤紙日不暇給以供應死東南澤國倚舟爲命今士卒爭舟小
民束手以無藝死入鄉抄掠雞犬不遺以財死富民卽曰應輸非有罪於官也
而拘繫之有甘心雉經者以刑死沿門供億淫污橫行以辱死劣衿惡棍羅織
鄉里以爲生涯以憂死今也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繼也合藩鎮
之兵馬不足衛小民之一髮凜凜乎將以髮死由前九亡并此而十臣不知所
稅駕矣時國俊外仗方王內與客李二奄比而馬阮在方軍遙相呼應見公疏
皆恨甚國俊遂飽兼金引三賓以禮部尙書直東閣相與共擠公王加公兵部
右侍郎再疏力辭不受會傳閩中遣大學士黃鳴駿來浙欲盡科八府之糧以
去閩中故無是舉乃馬士英阮大鍼交搆二國之言公致箋於鳴駿以公義動

痛哭棄軍
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

之。卽此可以見公之未嘗有私於閩。而諸帥之謗不止。孫公督師西出。將由龔山渡。而揚聲由江口。林公時對方監其軍。商之於公。公復書。謂宜防陰平之詭道。不當專備江口。且孫公軍營。似亦不當在盛嶺。瓜瀝龍塘諸地。時公懼馬阮之爲患也。於是公以無餉。與孫公嘉績連名。請以兵歸開遠。伯吳凱不許。尋以諜言。王師將自海道來。乃移公守瀝海。公旣終無所得餉。疏言。臣兵不得不散。但臣以舉義而來。大仇未復。終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願率家丁數人。從軍自効。王溫旨慰留。而諸將益蜚語。以爲公將棄軍逃入閩。先是閩詔之頒浙也。并賜倡義諸臣勅命。加以官爵。公嘗奉表稱謝。遂爲諸帥口實。甚且有令壯士劫取公首者。公於是棄軍。拜表卽行。言臣從今披髮入山。永與世辭。主上請加踪跡。斷不入閩。以遭殄滅。遂之溫州。避人。王得疏大駭。知公不可留。乃降旨令往海上。同藩臣黃斌卿。鎮臣張名振。共取道崇明。以復三吳。時方有由舟山窺吳之計也。斌卿以舟迎公入翁州。王加公吏部尙書兼理戶部事。公辭不受。是

有羅雀掘
鼠之現象
睢陽而外
公又遇之

題壁語

琅江之觀

爲丙戌之五月。不三旬而江上破。公之解兵也。閩中有使召之。公以江上之嫌不赴。及江上破。公由海道入閩。請急提兵出關。不可。退入廣東。并陳越中十弊以爲戒。閩中優詔答之。以右副都御史召。公疏言。故大學士孫公嘉績之忠。爲之請卹。而閩中又破。公避難於福清。展轉文石海壇之間。與諸弟無所得米。則食麥。無所得麥。則食薯。其後并無所得薯。則食薯之枯者。拾青茅以當薪。常夜涉絕谷。足盡裂。乃祝髮。以免物色。然其題壁云。一下猛想時。身世不知何處。數聲鐘磬裏。歸途還在這邊。識者以爲非緇流也。乃稍稍有從公問學者。公賴其脩脯以自給。已而聞鄭彩扈監國至鷺門。來往諸島間。碼牙舉事。丁亥六月。王至琅江。公入覲。王大喜。時文臣在王側者。祇熊公汝霖。而孫公嘉績之子延齡。年尙少。馬公思理。位雖在熊上。然非越中舊從也。彩推馬公熊公直閣。而已署兵部。公至。以公自代。公泣陳無功。請以侍郎署部事。不許。公疏言兵部之設。所以統理羣帥。歸其權於朝廷。今雖未能盡復舊制。然當申明約束。使臣得行其

海上軍之
經畫

歸功於官
未嘗歸功
於兵確是
破的之語
安得舉此
弊而改革

法。不相凌辱可乎。國家多難。大帥往往揜敗爲功。以致日壞。江干王之仁報捷諸書。其餘習也。臣願海上諸臣。持勿欺二字以事主上可乎。臣在化南。有感臣忠義。願攜貲來投者。有願奪降臣家財以充餉者。聚之可數百人。臣亦不敢私以自衛。藩臣入關。當驅臣兵爲先鋒。但願諸將稍存部臣體統。一切爭兵并船。不相加遺。以爲朝廷羞。可乎。敘功之舉。往往及官而不及兵。誰肯致死。臣請凡兵有能獲級奪馬者。竟授守把等官可乎。又言近奉明旨。江上之師。病在不歸於一。今宜以建國公彩爲元戎。登壇錫命。平夷閩安蕩湖諸鎮。此建國之左右手。令其選擇偏裨。或爲先鋒。或爲殿後。合而爲一。弗令異同。如鄴下九節度之師。其次則編定什伍。弗令雜然而進。雜然而退。孟浪以戰。並得旨允。行又疏言。主上允臣前疏。委任建國。則兵出於一矣。復命建國合挑各營之兵。選其健者。請自今以往。一切封拜。暫行停止。特懸一印。令於衆曰。有能爲建國所挑之兵。爲先鋒立功者。不論守把等官。竟與掛印。如此則奇傑之人至矣。或謂各藩以

此法極佳
畢竟發生
效力

兵威頓振

與鄭成功
之交涉

私錢養其私兵。孰肯令其挑之以去。則卽令各藩自挑敢死善戰之兵。各爲一營。各懸一印。令曰。有能將本營所挑之兵立功者。竟與掛印。可耶否耶。王以爲然。於是兵威頓振。連下興化。福清。連江。長樂。羅源。三十餘城。侍郎林汝翥。都御史林塗。皆起兵。郭三才以大兵援閩。亦來降。遂圍福州。而浙東山寨亦各起兵。遙應。前此六狂生家居者。謀取寧紹台諸府。與公兵爲犄角之勢。復爲三賓所告而死。公又疏薦故太僕寺卿劉沂春。初仕茗中。不納款。繼歸閩中。不口口。廣東糧道吳鍾巒。素行之忠義。方直。乞特勅召用。得旨。沂春右副都御史。鍾巒通政使。二人猶不起。公貽書以君父之義感之。二人始翻然就道。而閩中遺臣無不出。又因福州之敗。請卹宗臣統鑰等諸將。葉儀等。以鼓忠義。王是之。王之初至閩也。招討鄭成功。待以寄公之禮。而不稱臣。仍稱隆武三年。蓋脩浙中頒詔之怨也。至是公頒明年戊子監國三年。歷海上。遂有二朔。然公嘗有書與成功。獎其忠義。勉以恢復。故成功不以爲忤。於是王大媿歎。始知公前此江上之議。

至此方悟
惜已遲矣

鄭彩之驕
橫

彩之得爲
戎由公
力請之
反疑今
竟專擅
爾乃

出於平心。非貳於閩。嘗謂公曰。先生所上奏疏。予皆貯藏之。燈下時時覽焉。明年。王次閩安。公請立史官紀事。尋晉公大學士。疏辭者四。面辭者二。終不許。鄭彩之下諸城邑也。自以八閩可指顧定。是時諸將稱大營者六。自彩而下。平夷侯周鶴芝。同安伯楊耿。閩安伯周瑞。義興侯鄭遵謙。蕩湖伯阮進。定遠伯鄭聯。兵力亦無以大相過。皆惡彩之專。顧彩益橫。及害熊鄭二公。而逆節大著。故公力辭相位。既不得請。每日繫械於駕舟之次。票擬章奏。卽於其中接見賓客。票擬封進。牽船別去。匡坐讀書。其所票擬。亦不過上疏乞官部覆細小之事。大者則彩主之。雖王亦不得而問也。公每入見。卽流涕不止。曰。朝衣拭泪。昔人所譏。臣不能禁。王亦爲之潛然。彩初與公頗相睦。自熊公死。并疑公。時督相劉公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城將陷。總兵涂登華欲降而未決。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舟中國公。公貽之書。謂將軍不聞宋末乎。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舟中乎。後世卒以宋祚歸之。而况不爲宋末者乎。登華乃詣彩降。彩欲使其私人守之。劉

鄭采攬權
諸藩見忌
國事不可
爲矣

遂費志沒

忠介公之
略傳

父子兄弟
翁塔相繼
死國

公不可。彩掠其地。公與劉公書不直彩。而書爲彩。邏者所得。彩恨甚。以爲公樹外援以圖之。朝見之次。故誦公書中語以動公。公憂憤交至。而彩自是亦知爲諸藩所惡。不復協力。逍遙海上。連江失守。公聞之。以頭觸枕祈死。血疾大動。遂絕食。王賜藥亦不復進。六月初五。卒於琅江。遺言以故員外。章服入殮。訃聞。王震悼。輟朝三日。賜祭九壇。王親製文祭之。贈太保吏部尙書。諡忠介。蔭一子尙寶司丞。公生於萬歷丁未正月望日。得年四十有二。夫人董氏。以是年四月卒。子曰兆恭。尙寶司丞。曰翹恭。先卒。公嫂陳氏。姪克恭。皆死。島上。殯於琅琦。自公入海。其家被籍。而夫人之父光遠。破家爲公輸餉。參幕府事。公旣入海。光遠自縊而死。公卒後。第四弟御史肅圖。第五弟檢討肅範。挈兆恭。依劉公於福寧。城陷。肅範死之。肅圖以兆恭走翁洲。庚寅六月。兆恭亦卒。公遂絕。又七年。第九弟推官肅典。亦以義死於鄞。又一年。第七弟職方肅遴。亡命。祥狂。死於崑山。父子兄弟翁塔。相繼死國。良可慟也。而曩所謂六狂生者。董公志寧。王公家勤。華

有明忠義之多至此可稱極盛六狂生之末路

忠介公之政績
母子天性也欲置其子於死地果何爲者

公夏以戊子謀翻城應翁洲不克。家勤夏死之。志寧逃入翁洲。辛卯城陷死之。張公夢錫在山寨。庚寅寨破死之。陸公宇燝以癸卯謀應海上。逮死。惟毛公聚奎亦累被逮。亡命得免。公諱肅樂。字虞孫。一字希聲。學者稱爲止亭先生。浙之寧波府鄞縣芎藥社人。錢氏於鄞爲右姓。七世祖以侍郎管廣西布政使。最有名。曾祖鳳午。封禮部主事。陵若賡。知臨江府。萬歷直臣。以忤江陵幾死者也。父益忠。瑞安訓導。贈副都御史。太夫人楊氏。繼傅氏。臨江在獄中。公年九歲。寄呈所作帖括文。臨江喜曰。颺虞翁有孫矣。故字曰虞孫。登崇禎丁丑進士。釋褐知太倉州事。嘗謂人曰。吾不敢得罪天地。自揣歸家之日。量口炊米。裁身置屋。如斯而已。州有母訴其子者。公撻之。其母請置之死。公曰。汝止一子。殺之將以他人爲子。未必勝所生也。且悔之矣。語未畢。母子抱哭而出。有兄弟訟者。公曰。汝以小忿傷天性。吾撻一人。則汝結怨且終身矣。可退思三日來。及期兄弟慚媿請罪。吳中素難治。羣不逞之徒。結社成聚。輔以博棍鹽梟。肆行無忌。又多仗

除暴安良
得此方爲
賢吏

不以私情
害公法可
謂鏡心普
照鐵面無
私

庇有力之門以爲護符而黠吏陰陽其間凶徒結黨殺人焚其屍或以屍誣置之他人家以陷之公痛治之其風遂息推官周之夔逢迎烏程發難於太倉折色思以牽連起黨禍以公在事中之夔終無以難也每鄉令其耆老會同保長公舉善惡注冊善者以朱榜旌賞之惡者以白榜捕責之常思行義倉法庚辰歲稔言於大吏令民畝輸米升得數萬石次年大旱藉此以賑是歲又苦蝗卽以餘米賞民之捕蝗者素病咯血以旱徒步禱烈日中黧瘠骨立民環而泣曰侯病甚矣其姑返公曰無歲將無民又焉用我相對而哭皆失聲是役也公病以此幾不起公狀貌最文弱見者易之而大義所在守之甚剛常熟口侍郎口口林居延攬天下士多歸門下聞公名因百方招致之公卒不往口口晚節披猖始知公之先見太倉巨室有子坐罪知公不可以私干乃求武進吳公鍾巒言之以其爲公房考也公卒不可竟取其子罪之時公以初至不甚與薦紳接蓋素知吳中薦紳多以苞苴把持有司也薦紳以此望公既而始知公之公其

署崑山也。方大旱。崑民揭竿劫粟。圍朱太守大受第。而太倉亦告變。公急以兵誅其渠。而嚴飭巨室之閉糴者。不三日而兩地皆安堵。其署明也。以兵擊殺海盜魁三人。擒二人。始知公之才略。善得士。如歸莊宋龍陸世儀盛敬。其後皆以名節樹立於易代之際。以考最遷刑部員外郎。丁瑞安艱家居。國難已亟。時時從邸報中悲憤時事。雖在倚廬。而每飯不忘。多見之于詩。初公之少也。嘗夢日墮其手。公以手扶之。稍稍上而卒不支。日漸小漸晦。卒隨臂而下。心竊異之。私以語其外舅董光遠。及在海上。相傳唐王在大帽山。一日公夢兄弟四五人。大臨盡哀。醒而疑之。未幾則北來赧王之訃也。蓋公之忠義。出於性成。故神明與天通。而寤寐之間。先爲呈告。甲申之難。聞紫荆關總兵丁孟榮死。闖賊爲之立傳。又聞醴陵尉邱繼武死。獻賊貽書湖廣大吏表章之。福州之陷。聞齊巽起兵。賦詩自慰。流澁節烈。不啻口出。嗚呼。公之在江上也。厄於方王。公去江上。不旋踵而列戍崩潰。方王同歸於盡。公之在海上也。厄於鄭氏。公死海上。未卒哭。

從古奸雄
誤國鮮有
不自害者
天道好還
讀此益信

而閩土盡失。鄭彩亦見擢於延平以死。則甚矣。庸妄人之害國以自害也。雖然。浙東列郡並起事。事敗之後。獨吾鄉山寨海槎。相尋不息。諸義士甘澁族之禍。敢於逆天而弗顧。卒延翁洲之祚。至辛亥而始斬。則公之感人者深矣。公殞琅江者六年。福清葉文忠公之孫尙寶進晟。謀爲葬之海寧。故職方姚翼明時披緇海上。尤力助之。乃乞地於黃蘗山僧隆琦而修埏道焉。平彞侯周鶴芝定西侯張名振與諸義士故儀部紀許國等。皆襄事故大學士長樂劉公沂春爲之碑。都御史華亭徐公孚遠爲之誄。諸義士爲置墓田。別有葬錄紀其事。其後總督陳經征海道。出墓下。親往致祭。人比之鍾會祭孔明之墓。隆琦亦異僧。旣葬。公棄中土居日本焉。公所著有正氣堂集。越中集。南征集。共若干卷。亂後不完。今存者十之五。予編次爲二十卷。公死幾三十年。仲弟肅圖始舉子。以爲公後。曰濬恭。惟公乙酉以後之事。見於碑誄者。皆互有缺略。聖祖修明史。史臣爲公立傳。據諸家之言。亦不詳也。越九十五載。濬恭年已七十。欲修墓於黃蘗。乃乞

予詳節公文集中諸事跡。合之侍御所作家傳。并諸野史之異同。參伍考稽。以爲公神道第二碑銘。其銘曰。

真人御世兮。六宇偃兵。孤臣空懷故國兮。終何所成。浙有方王兮。閩有鄭天降。魔君兮。莫之能爭。公魂西逝兮。錢江。公魂南去兮。瓊江。來歸舊宅兮。甬江。導以義旗兮。堂前揚波兮。後重水。看寒芒兮。箕尾。可憐孤兒七十兮。賦大招。公歸來兮。聽吾誄。

捫蝨談虎客曰。全謝山鮑埼亭集。於晚明愛國諸義烈。表彰不遺餘力。真一代良史哉。謝山浙人也。故其於浙中之士特詳。浙中倡義最俠烈。而關係尤鉅者。莫如錢忠介。吾故采忠介碑銘作代表云。嗚呼。明之亡。不亡於天時。而亡於人事。思陵一誤。赧王再誤。畫江三誤。海上四誤。明知覆轍而故蹈之。其亡其亡。夫復奚尤。然以義俠之衆也。如彼。名義之正也。如彼。才略之憂也。如彼。而竟不克一報大仇。雪大恥。亦可見烏合揭竿之不易成立也。事雖不就。

而長留一共憤之紀念於歷史上。使後世知黃帝子孫。未嘗無人。則亦可以
瞑也夫。嗚呼。

悔不十年磨劍客。曰錢公爲人。忠矣介矣。向使浙無方王掣其時。則江上之
師。何至失敗。卽敗而之閩。鄭彩不憤公。有以助公。則海上之師。猶盛。國事何
必不可爲耶。而乃始阨於方王。繼又阨於鄭彩。不能展其才以光復舊物。竟
致畢命瓊江。公雖効忠。何裨於國。然則明社之屋。非天命之當亡。實人事之
未善。若方若王若鄭。誤國而適以自誤。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後之覽者。未嘗
不太息痛恨於其人也。嗚呼。若輩之憤事也如此。而公之盡忠也如彼。事雖
未成。而其人已不朽千古矣。

●書黃忠端公遺事

梁章鉅

吾鄉黃石齋先生。爲千古偉人。初不知其生前如何風采。余曾得其待漏圖畫
像。則恂恂道貌。藹然可親。絕無一毫凌厲氣概。相傳石齋先生就逮時。門人多

義哉七人
亦附之以
不朽矣

臨刑輒笑
視死如歸

相隨。石齋一再辭之曰。我爲大臣義宜死。諸君無爲也。猶不去。石齋乃曰。諸君食土踐毛。義亦可死。但未食祿。亦可以無死。今與諸君訣。甘殉難者。止。否則各有父母妻子。母爲冒不測也。衆乃泣別。惟七人願從。江西四人。福建三人。是時遭逢仁恕。令前代遺臣梗不服者。得請方行刑。毋許專殺。由是石齋師徒皆下獄以待。石齋入獄卽絕粒。大帥憂其早斃也。百方進飲食。皆不顧。乃募漳人之賈於江甯者。至獄以鄉情相慰藉。猶不食。於是邀與遊於市。入飯肆。強之不可。乃入酒肆。共酌以獻。石齋曰。酒以合歡。今鄉并相聚小飲可乎。但必毋過三爵。衆皆喜諾。遂飲三爵。更一肆。則又三爵。以此閱數日。不至於斃。及就義之晨。二官入謁。拜如儀。曰。爲公送喜。石齋曰。遺臣被逮。何喜之有。二官曰。已得請。許公就義矣。石齋笑曰。是誠可喜。但汝輩安能解此。因歷數二公之家世。閱閱而呵其罪。二官皆浹背而去。頃之。石齋乘小車出。七人從。中途石齋返顧。後車七人者。皆無人色。石齋笑曰。怖乎。忍一刻。卽千秋矣。七人皆應曰。然。比至西華門。石

於臨死之際猶有敬君之心指揮何知安得不爲之變色

何物大帥真全無心肝者

義哉兵也深知大節矣

齋忽墜車下。一指揮趨進掖之。且慰曰。毋恐。石齋頓目叱之曰。是何言與。天下豈有畏死黃道周哉。此地爲輦路所經。吾不可以乘而過。因絕食足弱。下而致仆。吾何恐哉。指揮愕然易容。因跪曰。此地萬人瞻仰。公又困憊。卽就大事可乎。石齋四顧曰。善。遂命布席。南向拜訖。一老僕請以數字貽家。石齋躊躇曰。無可言者。固請。乃裂衣襟。嚙指血曰。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七人者亦血書一幅云。師存與存。師亡與亡。石齋體故昂藏。立而受刑。又義風凜凜。行刑者手慄。刃下不殊。行刑者大慄。急跪曰。公坐。石齋頸已中刃。血淋漓。猶頷之曰。可。乃坐而受刑焉。其時大帥亦閩人也。大書牌云。僞閣都黃某首。巡示淞江。一兵以他首易而匣藏之。古墓中。後數年。石齋子至江甯。求遺骸。有以兵事告者。其子詣之。兵歎至淚。乃與到古墓。取匣開視。面尙如生。遂以歸葬。學俠不成。學愚。樓主人曰。公被逮而絕食待死。義也。固不可多得者也。尤難得者。當戮以示衆之日。兵人易其頭。匣而藏之於古墓中。雖出於兵人之義。

未始非公之至誠動人。有以感其心也。嗚呼。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公之遺言。可以移贈。

●堵胤錫傳

振公

少有大志
其作毛遂
也無足怪
者

求忠臣必
於孝子之
言誠哉是

堵胤錫字仲緘。號牧遊。宜興人。明史作無錫人。蓋公以無錫籍補初生。少落魄嗜酒亡賴。好大言。時流寇蔓延。邊事日亟。乃為書詣郡太守。自薦邊才。謂熊經略廷弼。雖知兵。非我佐之事。不濟。太守自笑之。以為狂而器其才。嘗讀書村寺。醉歸。失足墮泥。慙罵曰。伽藍神司何事。不為我除道。提神像投壑中。顧貧無立錫。不得已。俛首挾冊為童子師。盡束修所入。范白金鑄頭顱杯。鏤其頂曰。雪山黃酒夜談兵。其倜儻多類此。崇禎癸丑。舉於鄉。丁丑成進士。釋褐歸。念父母之喪。幼不成禮。廬墓側三百日。己卯。授南京戶部主事。庚辰。權北新關。所賑活數十萬人。值天下危亂。嘗自署其門曰。溝壑不忘終。有志匈奴未滅。豈為家。可以覘公志矣。同邑周相國延儒再召。屢要之。公不往。周卒。要其一見。曰。仲緘

有終軍請
纓之志是
何意態雄
且傑

明於義利
之辨洋洋
灑灑揚所
欲言如讀
宋人語錄

亦有所屬乎。正色曰。某何求。但得一極危極險地。可以畢命朝夕者足矣。周默然。尋出知長沙府。大修武備。察山川形勢。作星沙城守議。屢破山賊。馘其渠蕭相字草上飛等。中外稱知兵。甲申之變。公爲位而哭。作墜騷龍五章。會福王卽位南都。遷分巡武漢黃兵備道。未幾。擢提督湖廣通省學政。講學於武昌。說明倫以復仇爲第一義。復諄諄於義利死生之辨。曰。利者我所不必有。義者我所自有。舍我自有。求諸非分。一朝詭遇。千古貽譏。西山之歌。與牛山之泣。孰得孰失。義利懸殊。又曰。性者有生而來。命者天衷所降。如忠孝廉節成仁取義。皆吾性命內固有之物。能愛此者。堅如金石。壽如邱山。生固不朽。死亦不朽。今人所戀戀者。非性命也。血肉耳。肢體軀殼。豢養而成。長者耄。短者髻角。吉者塚林。兇者溝壑。稍掩見聞。蟻攢鳥啄。此死固朽。生亦朽也。吾與多士不愛己所有。而愛烏蟻之有。清夜自問。有不啞然者乎。諸生聞之。至有泣下者。課士畢。巡試湖南。遂遇盜。公從容諭之。賊感泣。衛之以行。至長沙。謁何督師騰蛟。因獻策曰。不

王景略捫
蝨而談恐
未必如斯
切要

一片婆心
不忍下此
毒手古之
決水灌城
者遺憾多
矣

措餉能輯兵乎。不招降能張楚乎。抵掌縱談。何公以爲大器。自是措置運輸。資何公不絕。乙酉六月。南都失守。報至。公痛哭起義兵。與章曠楊培東等。設三科以募士。又取越王勾踐君子六千之義。立君子營。以崇異之。八月。唐王立。除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九月。撫李錦高一功等。三十萬衆於荆南。楚中號十家兵。軍威大震。顧以降將新附。兵多而糧不給。丙戌二月。攻荊州。久不拔。監紀推官趙振芳。請決水以下之。公不忍民之爲魚。執不可。越日。北兵大集。不克。旋駐武陵。憂憤嘔血幾絕。八月。閩變。永明王立。除兵部尙書。封光化伯。固辭不受。丁亥三月。北兵陷長沙。至牛皮灘。公遣兵禦之。不利。八月。北兵襲常德。守將周師忠爲內應。九月。陷武岡。劉承允迎降。公乃退保士司。茹蕨采薇。憤不能恢復。戊子三月朔。刺血誓師。痛哭欲自殺。諸將感動。三軍皆哭。聲震動山谷。親甲冑。三軍翼而進。奮臂大呼。無不一以當百。轉戰三日。光復辰常諸州郡。於是圖下江漢。軍威復振。七月。至夔州。馳見僭監國朱客藩。責以大義。曉譬利害。遂散其黨。引

以私害公
人心不可
問國事不
可爲矣

既死之而
猶自責之
大義參天
精忠貫日

而東。還衡湘。進至江右。所向皆捷。值金聲桓王得仁反正。還駐茶陵。欲與何督師定謀。合兵出江漢。以窺兗豫。初忠武營與忠貞營不協。金王反正未幾。又爲虜將所困。何督師乃檄公調忠貞營援豫章。北兵知公既東。潛從湘江北岸夜襲湘潭。何公死之。公聞變。痛憤幾絕。還救不及。遂扼守衡陽。己丑四月。戰於草橋。敗績。退壁來陽。族子正明及公眷屬均死之。五月。復戰麻河。大捷。嗣聞永興陷。知不可進。退駐龍虎關。欲與虜決死戰。而守關將士曹志建素銜公。欲害之。乃從搖關趨粵。六月入朝。楚警粵報迭至。公涕泣復請誓師。上特賜龍旂十二。徵調天下兵馬糧餉。加上柱國。七月。師次平梧。十月。次潯州。於是將驕卒惰。又多瘴癘。朝中五虎用事。每有奏。輒爲掣肘。由是悲憤疾遂革。十一月。舟泊潯江。夜半起。草遺疏。擲筆顧左右曰。吾不能畢命疆場。而死於枕席。死有遺憾。奮衣起。欲自沈於江。左右力持之。是夜卒於軍。三軍痛悼。哭聲震天。上爲泣涕。輟朝五日。贈鎮國公。諡文襄。所著有禮經澤書。詩經澤書。春秋說義。均佚。詩有耐可。

吟。只可吟。馬革集。多不存。

振公曰。文襄本春秋復仇之義。嚴義利死生之辨。知其得力於聖賢者厚矣。馬革集佚存四首。讀之猶有生氣。他所著書。沒而不傳。至可喟也。此篇爲許石秋氏輯述。取材於文襄自記年譜。暨任氏續編年譜。邵氏堵公遺事諸冊。足補明史本傳之缺。余方治晚明文獻。乃編錄於此。以俟同志之考訂焉。

悔不十年磨劍客。曰。公得理學真傳。故能起義師。摧勁敵。向使朝臣不爲掣肘。則楚粵未必不可復也。無如公之忠勇也如此。人之牽制也如彼。卒致因憤成疾。畢命軍中。亦足見明社之不可保。天心之不可挽也。然而事雖未成。義不可沒。迄今續其將死之語。知其於義利之界。辨之明矣。明史雖未載其事。卽以此篇爲明史補遺可也。

竇成

亞雲

竇成。四川人。桐城守將廖應登部卒也。孔武有力。身幹逾七尺。兩頤虬髯。張

糾糾武夫
公侯干城

實告守兵
有旁若無
人之概

和盤託出
可謂有智
慧有胆量

如神明。見者慄然。聲音洪大。嘗有游騎五十餘人逐成。成橫刀一喝。遊騎皆辟。易數十丈外。又嘗醉登山巔呼嘯。適一虎宿林下。見成欲撲。聞嘯聲狂奔。觸巖石立斃。成大笑担歸。分享鄰舍。其豪勇有如此。歲壬午。張獻忠踞六皖山。攻桐城急。應登率寶成等二十騎。欲往請救於漕運總督史可法。行至舒城。獻忠部下。有無數游騎突至。刼之還桐城。使應登擇部卒中能言而爲部中所親者。教以招諭守城兵降。應登遣成。成佯諾之。乃令四人夾之以行。成俛首徐步城下。及見城上兵。乃大呼曰。我寶成也。主將與我不幸。具落賊手。賊迫我招爾等降。爾等可努力堅守城池。以待援兵。勿生異志。降賊。賊連日穴城。因城基有山根活石。牢不可穴。公計已窮矣。糧盡火藥亦盡。且賊老營人不多。餘營皆烏合之衆。無能爲也。城中宜速請援兵。我拚死以報爾。一縣兵民各宜努力勿懈。未幾四卒急以利刃碎其首。支解之。成至死呼聲不絕。頭顱已碎。口中猶囁囁作聲曰。勿降賊。勿降賊。城上人望見之。皆向城下揮涕痛哭。焚香叩拜。香煙縷

方孝孺血噴百纂字正與此不同忠義之不可沒也者如是者

忠義千秋馨香百世

起篆一（成）字守城官紳亦望成泣拜。迨成爲賊斬割既盡。展拜乃止。賊旋亦解圍去。未幾。又來圍。時守城裨卒石林搆者。夜縋出城。晝夜兼行數百里。痛哭乞師於鳳陽。縋鎮黃得功。得功星馳赴援。賊大敗走。獻忠馬躡。幾被獲。城賴以全。賊既退。官紳士民思成惠感成義。乃爲之建寶公祠。設主祀之。爲文以祭。全邑士女皆臨哭甚哀。如喪考妣。軍中皆感其義勇。多涕不能仰。而當日目擊其慘狀者。至嗚咽不成聲。嗚呼寶成一部卒耳。能識大義。全節以救闔邑民庶。桐城卒賴以免。士民香花奉之。春秋祠之。豈偶然哉。

俠魂曰。寶成爲守將之部卒。非大將也。而能深明大義。激勵中兵。身雖被戮。城賴以全。迄今讀臨死之言。猶覺正氣勃勃。流露於字裏行間。桐人感其忠義。爲之建祠而祀之也。誰曰不宜。

●羅萬策

亞雲

羅萬策。字思孟。上海人。饒有勇力。能挽強弓。左右射。身幹偉大。長七尺九寸。人

此天亡我
非戰之罪
也二語可
以持贈
二八罵賊
不屈萬策
有同志矣
如此嚴刑
慘無人道
主善

望而畏之。舉將材。劄授總把。應天巡撫張國維大閱。萬策引轂向的。馬步箭無虛發。羅又應對戎務。籌量軍計。俱得肯綮。張大悅。賞銀牌鞍馬曰：『國家多故。天生爾奇材。將以爲國用也。好自爲之。毋墮爾雄心。毋眊我眸子。』羅拜受之。一時稱爲羅將軍。丁丑。奉軍令來視戰。墮馬傷重。臥副將程龍帳中。賊破營。見之曰：『爾何爲者。軍事倥偬。而晏臥於此。』萬策大呼曰：『我乃日前與爾戰。我不幸墮馬傷足。不及割汝首之羅萬策也。』賊聞羅名。不敢前。萬策嗤以鼻曰：『我病不能興。爾何懼爲。』適賊酋亦至。乃共前攢射之。萬策罵不絕口。時把總陸王猷。百戶王宏猷。同被執。亦共罵賊。賊鬻分主猷肉。而鋸宏猷齒。并斷其足。二人皆短小。萬策顧謂之曰：『我長而死忠。二君短亦死忠。其爲忠臣則一。固不分長短也。』賊遂拔萬策舌。萬策猶嘖嘖其口。噴血賊面。須臾而死。嗚呼。萬策一武夫耳。竟以臥病未曾當賊。殉義慘死。而後之祠祀。并不及羅。贈官亦獨不與。烈士之血。千古化碧。而節義之志。竟不昭來茲。何以勸忠。何謂彰烈。

特表而出之。亦所以發潛德之幽光也。

塵因曰。萬策一軍人耳。以傷足之故。未能翦滅此而朝食。然猶痛罵不絕。舌雖割。口尙存。竟死於賊人之手。常山而後。不圍復見是人。

●馮舉

時芳

馮舉。崇明人。少尙氣節。膽略過人。嘉靖初。朝廷徵兵防倭。舉應募入伍。隸兵備副使某公麾下。以功擢吳松所百戶。會倭掠寶山。舉率所部禦之。互有死傷。已而賊用騎兵數百突陣。舉豫誠籐牌軍。俛首斫馬足。自領精銳。橫貫賊陣。斬級三十餘。乃以衝殺過急。與隊長屈倫及左右數人皆墮水。賊衆見之。持刀返鬥。左右知必敗。相視無人色。舉憤然曰。敗則死耳。吾輩畏死不來矣。既至此。敢惜死以墮壯志乎。復強起立爭。傷賊殺人。卒遇害。舉爲人樸實鷲勇。深得士心。總兵某公奇其才。不意初次遇寇。卽以身殉。惜哉。

直捷痛快
得此方爲
壯士

●屈倫

時芳

其計決其
志堅視死
如歸當丈
夫固忽突
是屍忽突
起大是奇
聞雖死如
不死矣

屈倫。湖南人。少富勇氣。便習弓馬。充金山營馬兵。後調吳松所。積功至隊長。倭掠寶山。倫與馮舉同率所部禦之。匹馬陷陣。斬紅衣賊一人。賊奪氣。倫揮刃盪決。再接再厲。血染衣盡赤。已而逐賊過急。與舉皆墮入水。賊衆持刀反鬥。倫躍起。知事不可爲。見親卒數人在後。揮令逃生。且告之曰。若歸告吾父母。知吾死此是矣。乃拔所佩劍。徒步決戰。手擒一巨酋。口嚙其面。血如注。大呼曰。君且生。昭汝賊黨叢刺之。遂遇害。一賊將斷其首。屍忽突起。撞持刀賊仆地。賊駭奔。驚以爲神。立移營去。倫天性過人。問人談忠臣孝子事。傾聽不倦。喜親近儒士。所得月俸半。以充犒賞。既卒。不名一錢。所部醵金送之歸葬。是雖古之烈士。何以加焉。

倚緣曰。馮屈二人。俱不愧其烈丈夫。若屈之生。昭賊面。較化爲厲鬼。尤覺痛快。至今讀之。猶勃勃有生氣。

退盦曰。馮屈二公。同一爲國殞命。而吾謂屈公之死。較馮公爲慘。亦較馮公

爲奇。觀其屍忽突起。真凜凜有生氣。是殆生而爲英。死而爲靈者。嗚呼。異矣。

●葉祿

曾衍東

以七日而
行二千四
百里。聞者
安得不驚
異。

我曾祖聞進公有僕名葉祿者。善走。一日夜行五百里。視其脛骨較人長。挺又無肉。多黑毛。皆二三寸。自膝以下。鬢連而生。與人同行。初亦不驚其捷。一眨眼間。皆瞠乎後。望之者覺其足不着地。腦後辮橫直流矢。聞進公以恩貢准入成均。葉隨往。公家貧親老。嘗以膏資之半寄家。一月一次。命葉歸里。吾嘉邑去京師千二百里。有奇。葉以七日作往返。無愆期。一目行至夜。過鄭州。達二十里。無人居。有打短棍者。伺葉至。擊葉。葉仆。棍者剝其資去。葉狼狽起。失資。視南北只兩條路。無岔雜口。於是望北追之。約六七里不見。急反南路。未九里。而荷棍者隱隱在前焉。葉呼曰。還我行李。棍者見葉狂奔。葉轉緩行隨之。棍者返身欲擊葉。葉亦緩行而退。棍者不能及。棍者又走。葉又隨之。如是者再。棍者驚。乃還其資。葉收資。而棍者自去。葉思竟夜無事。且又餒。何不戲之。仍隨棍者。棍者憊甚。

棍者之技
竟止此耶

忠孝二字
賊父猶欽
敬之至誠
動人如是
如是

又聞呷噉雞聲已鳴。村落明星已爛。天色欲黎。倉皇言曰。壯士何相逼太甚耶。葉曰。終宵往返。未及握手晤談。擬欲登堂識荆耳。棍者無奈曰。毋譁。舍下不遠。倘承枉顧。爲前導。時天已大亮。棍者引至一村入室。良久有老翁出延。葉登堂問姓名。老翁曰。老夫段姓。夜間豚子誤犯。望寬恕焉。葉唯唯。復問葉知爲曾氏僕。且爲曾氏寄膏金歸養。翁甚愛之。葉忠於主。又教聞進公之能孝於親也。且饌飲。葉醉飽辭去。翁且贈行資。又與葉一小旂曰。凡貴相知過此。或車或馬或行李。皆插此旂一面。直抵濟上。可無虞也。後葉常往來其家。數年後段氏富改行。而我聞進公已選雲夢宰。會集差使都門。重遇其地。翁已作古。棍者與葉叙舊交。且見其二子爲雞黍云。

退盒曰。葉祿能忠於其主。賊雖遇而不懼。雖貲失而仍還。屬在匪人。亦成知己。蓋得力於善走之故也。然則其體奇。其事亦奇。卽以奇人目之。亦無不可。

●俠妓之教忠

倪心石

奇語奇人
一時無兩

觀人必於
其微方芷
者亦非鹵莽

明南都時。有俠妓方芷者。與秦淮李貞麗。女香君。最洽。香君卻田仰聘。屈意侯公子。一日。方芷過其室。曰。妹侍侯郎。得所託矣。但名士止傾倒一時。妾欲得一忠義士。與共千秋。香君以其言夸。一笑置之。貴竹楊文驄。耳其名。命駕過訪。方芷挽其畫梅。楊縱筆掃圈。頃刻盈幅。方芷大喜。竟與訂終身約。時文黨驄馬阮。爲戟門狎客。士林中聞方芷許事之。大惋惜。卽香君亦弗善也。定情之夕。方芷正色前曰。君知妾委身之意乎。楊曰。不知。方芷曰。妾前見君畫梅花瓣。盡作斌媚態。而老幹橫枝。時露勁骨。知君韋脂隨僞。而骨氣尙存。妾欲佐君大節。以全來路。故匳具中帶異寶而來。他日好相贈也。楊不省所指。亦漫應之而已。無何國難作。馬阮盡駢首。侯生攜李香遠竄去。戎馬荆棘。萬家震恐。方芷出一鏤金箱。從容而進曰。妾曩日許君異寶。今可及時而試矣。楊發之中貯艸繩數圍。約二丈許。旁有物瑩瑩然。則半尺長小匕首也。楊愕然遲回。意未決。方芷厲聲曰。男兒留芳遺臭。所爭止此一刻。奈何。艸間偷活。遺兒女子笑哉。楊乃慷慨而起。

非此女不
能有此夫
一門盡節
百世留芳
至今猶凜
凜有生氣

引繩欲自縊。方芷曰：止止。亡臣何得有冠帶？急去之。乃於是幅巾素服，自繫於窗櫺間。方芷視其氣絕，鼓掌而笑曰：平生志願，今果酬矣。引匕首刺喉而死。李香聞之，歎曰：方姊，兒女而英雄者也。作事不可測，乃如是。乞侯生爲作傳。未果。裨官野乘亦鮮有紀其事者。余得之吳門諧鐸，深悼方芷與李香同時而俠烈。且過李香，乃幽光潛德，鬱而未彰，亟錄入野乘。世更有雲亭老其人，以青樓碧血譜作萇弘，南部烟花寫成紅線，而方芷遠矣。

退齋曰：方芷一妓耳，不事田某而事楊某，其用意已別有在，故能成夫之忠。盡己之烈，巾幗得此，尤戛戛乎難之。笑彼香君，瞠乎後矣。

●無名之女英雄

陳小蝶

此蔚藍之空氣中，乃有兩飛機相逐，疾如鷹隼，磨旋而飛。於是腦門田上之農夫，咸停其鋤，仰面望此空中怪物。蓋知來者爲敵機，爲兆殊不利，殆喋血之神已照臨此村矣。顧前飛者司機殊不穩，時復傾側欲墮，如鳥斂其傷翅。時有一

女郎駕飛
機而來豈
非咄咄怪
事

敵機不敢
飛下技亦
窮矣

農夫曰。此飛機且墮矣。果墮者。則吾鋤必一親其腦。問彼鼠奴。後敢來向吾村。窺探否。言未既。此飛機已翩然而墮。一落千丈。直跌於田塍之上。轟然乃作巨響。於是衆乃大噪。爭集其前。數十犁鋤盡舉。果下者。其人糜矣。而一人忽呼曰。止。其人何爲。不雄而雌。衆聞語皆詫。各垂其鋤曰。噫。女也。且爲吾國之人。時空中之機。亦盤旋欲下。及見人多。將於已不利。則立加其速度。直掠過山背而去。然衆方注意地上。受傷之女郎。乃無暇更顧空中。其一人曰。此女郎創甚。吾人當昇之往牧師宅。衆皆曰。然。遂有二少年前。扶女郎起。顧女郎創甚。瞑目而暈。竟莫能步。乃負之抵牧師家。飲以酒。始稍甦。然衆咸私疑。以爲女郎何爲。乃駕飛機。而機且爲敵國所有者。時女郎已微微張睫。額際創血殷然。直界其頰而下。作臙脂色。牧師進曰。女郎甦乎。吾爲君敬謝上帝。女郎微搖其首。欲言而聲竟暗。則伸其顫動之指。自指其胸。竭力言曰。……取之。牧師躊躇。蓋以一男子而探其手於女郎。非禮。則顧適間之農夫曰。君年齒較尊。試探女郎胸。果何

蕭何入關
先取圖籍
當務之急
莫此爲甚

物者。農夫前。於是衆皆屏息。積家目的。以集女郎之身。視其胸間。果有何物。已而得之矣。乃一巨函。封裏至密。另有一紙書曰。此敵營之地圖也。吾冒萬險得之。然其地防備至嚴。予欲懷此而遁。勢殊不易。且乘飛機而遁。尤非我所擅長。今敵人追我急。卽遁亦未必能生還。然無論何人得我此函者。可卽上之吾國大帥。吾今已將性命付之上帝矣。讀已。女郎乃展其星眸。微微一笑。旣乃漸漸而暝。但見牧師舉此巨函曰。上帝鑒之。願上帝福此無名之女英雄。

退盒曰。千辛萬險。竊取敵營地圖。可謂絕大智慧。絕大膽量。雖不死於敵手。而竟死於飛機。得此英雄。那得不令人崇拜。

英雌記

舍我

密昔司烏德曰。予一女子。自呱呱墜地後。舉世界之不幸。隨予之啼聲而至。蓋予生五日。母卽見背。家固貧。父業酷。歲入僅足溫飽。上帝乃以予生於此間。日與予父困守愁城。甯非人生最戚之事。迨予旣長。豐姿嫺雅。父欲贅一貴婿。藉

逸必從勞
得來一語
抵人千百

以爲生。予以衣履多敝。所居亦陋。貴公子咸視爲豬圈。世豈有貴堦。肯入豬圈者耶。予恆於夜闌人靜。私語吾父謀生之計。不必屬望貴堦。父亦恍然自失。予乃助父操作。終日勤苦。不以爲勞。蓋畏難者。必不能有一日之逸。須知逸之爲物。必極勞而始得耳。予持此旨。未幾果如所願。積三年而家計裕矣。予作此書。距予與世長辭之期。僅三句鐘。嗟夫。予之可怖。以予視之。則殊佳也。然貪生惡死。人之恆情。嘗見懦怯者流。一聞死字。則涕泗橫流。靈魂喪失。卽有二三慷慨之士。視死如歸。而一覽其遺囑。皆簡質無文。足徵其神智昏。不耐思索。顧予則不然。死在眉睫。視若無事。而敗席之上。復適有少許之墨汁。與破筆碎紙。不啻上帝詔吾以吾之歷史。告諸來者。予安敢辭。於是握管作是書。書極冗長。較諸尋常之遺囑。覺有趣焉。

余家旣裕。父卽集資爲賈。初至支那孟買等處。小有所獲。嗣至柏林。僅一歲。餘利約英金四千鎊。予父大喜。卽徙家而往。於是設總肆於柏林。而獲利愈巨。乃

能探敵國
陰謀視彼
醉生夢死
者大有別
下牀之別

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
郎不出女
而智矣忠

廣設分肆。予復與濛資特姆宮之王妃稔。時入宮中。得窺見德王之陰謀。是時吾英與德邦交頗睦。舉國上下。方以爲和平可恃。予嘗白其所見。告諸國人。咸斥爲妄。予亦以隻口難辨。無如之何。嗣與吾夫結婚。返倫敦。夫名亨利。有遠識。予每以國人不信之語語之。彼皆篤信德皇野心。可畏實甚。不早爲之防。一旦禍機猝發。必至爲德所困。吾夫之論。頗與予表同情。予以英倫之人。惟吾夫不斥其妄。餘則衆口交加焉。嗣德皇陰謀漸暴。露吾國朝野。始稍有覺悟。後乃奔走相告。各謀抵禦。然亡羊補牢。微恨其稍晚矣。自是以往。予仍返柏林。吾夫亦入海軍。相見日少。予則時入德宮。藉探秘密。而宮中防備綦嚴。無敢洩者。蓋洩則必追跡其人。殺無赦。

歐戰開始。吾英人之在德者。驅逐殆盡。予父亦返倫敦。予則匿諸村間。嗣亦停閉。予乃以所積金錢。廣事交納。以居柏林久。語言嫻熟。可喬爲土著。人皆不疑。肆余夫來函。囑刺取德國之軍事秘密。予念防範周密。不可易得。後聞一親貴。

降格相從
可謂苦心
孤詣

最好歌妓。予素擅音樂。至是遂飾爲妓。親貴易見愛。予復高其身價。而徐探以軍事。親貴年少。不自檢。欲得予歡。遂稍流露。最近予得一最要消息。將以報諸本國。不幸爲德人所覺。逮予下獄。德皇殘酷無倫。聞其處敵國偵探。恆不過二十四小時。卽行處死。予自昨晨入北。距二十四小時之期不遠矣。乃出手表視之。笑曰。予之命止於此矣。時予所書之涯略。亦已告竣。卽擲筆大呼曰。予爲國死。予死願矣。乃就戮。

泣君曰。一女郎耳。而於敵人之野心。冒險以探之。爲妓以媚之。是能爲人之所不敢爲。兼能爲人之所不屑爲。一旦事敗。爲國捐軀。愛國之忱。已流露於行間字裏。則謂之忠也。固宜。

●救國女郎

阿蘋

瑞士與匈奧之交。山巒疊起。林壑秀逸。萬山之間有湖焉。曰空絲譚湖。其水清冽。加之蔚藍之天空。倒影入湖。水天一碧。愈增其美。湖之北爲瑞士境。南岸有

身居他國
心繫故鄉
賣國奴不
可同日語

機事不密
則害身此
之謂矣

樸納幹城。奧國帖羅爾省之古邑也。城臨大湖。四周多礮樓砲壘。則以逼近鄰邦。用以保衛疆圉者耳。近城一小山。其峯有一女郎跨馬之石像。巍然矗立。望之者愛國之念油然而生。蓋此石像。乃三百年前一義俠故事之紀念云。女郎無名。但知其生於樸納幹城。卽呼以樸納幹女郎可耳。女郎幼失怙恃。子身離國。傭於瑞士邊境之某村。有年矣。語言服式。一從瑞士俗。外人不知其非瑞士產。而女郎則眷念宗邦。無時或釋。早晚祈禱時。仍默誦祖國語言焉。一日傍晚。村中忽大聚會。置席廣場中。合村男子皆集於此。且有自他村來者。飲食歡笑。雜以談論。女郎心異之。竊加窺探。席半。見村長執杯起立曰。諸君各盡一杯。視我輩之勝利時至矣。夜間其各努力。明朝日出。仇人之巢穴樸納幹城。入我輩手。滌其時女郎大驚。急返室。私自評曰。祖國危矣。我其何以救之。我其何以救之。之。嘻。無他策。歸告邦人。速爲之備耳。乃入主人廐。盜其良馬。急乘之而奔。暮色蒼茫中。一人一騎。馳驅於萬山之間。救國……救國……之聲。猶不絕於女郎

熱心救國
愧煞男兒

之口。而馬行亦速。似知女郎救國心切。故急馳以助之者。已而至矣。樸納幹城中斗起一大驚擾。則已得女郎傳來之惡消息。從事於禦敵也。是夜瑞人果來襲擊。樸納幹以有備敗退之。城中人咸感女郎德。籌金公養之。且立石像以誌其功。卽前所云巍然矗立者是也。

病骸曰。女郎以樸納幹人爲瑞士傭。聞瑞士之將攻祖國。逃歸以告國人。卒能有備無患。果誰之力耶。巍巍石像。固宜不朽千秋。

南北奇俠傳卷四

譙北楊塵因武進許指嚴眉批
蛟川莊病骸杭縣黃退閣評點

古董姜俠魂編纂

奇中孝

●餘姚兩孝子萬里尋親記

翁廣平

萬里尋親記者。爲我族叔祖楫山蓼野兄弟尋父作也。楫山諱運槐。字陟山。蓼野諱運標。字晉公。世居浙東餘姚縣。父大環公。諱瀛。邑諸生。篤於學。性靜神迥。終日冥坐。遇山水勝處。翛然有出塵之想。其著作皆發揮理學。不雜二氏。鄉里以醇儒稱之。初大環公內兄鄔君。受粵西恭城令。將之官。以田質大環公之族。人嫌其瘠。必得大環公田。乃可。公慨然易券付之。歲輸息三百斛。康熙庚午。辛未間。邑大飢。族人權子母甚急。大環公苦無以應。力促之粵西。不欲往。卽疑公

此一行也
大環之心
苦大環之
命短矣

籤語精微
不得於表
面測之觀
上句自見

之有遺行也。不得已而啓行焉。沿途吟咏。扣舷而歌。壬申十一月初五日。舟經湖南永州祁陽縣之新塘站。入夜。忽失所在。同舟者爲恭城令君子。鳴之有司。大索五日。不獲。卽遣人馳報其家。大環公配鄔夫人聞知。卽嚙指出血。絕而復甦。仰天歎曰。已矣。夫子已詔我矣。夫子初不欲行。臨行呼鐙。拳擁顧二子。二子方熟寢。又迴顧之。太息揮淚而出。送之門。屬曰。勿復念我。二子成立。責在君。由今繹之。皆不祥語也。乃遣老僕之粵西。癸酉。恭城令卒於官。令君子扶喪。挈所遣老僕同歸。途經新塘站。爲泊舟。榜大環公狀貌。署里居姓氏。與相失之日。月訪數日不得。老僕還報鄔夫人。夫人又慟絕。復甦曰。而今誠已矣。於是具大環公所遺衣冠。設位成服。朝夕哭奠。卜兆於關壯繆神前。得籤詞曰。扁舟風雨泊江關。兄弟相看夢寐閒。已分天涯成死別。誰知意外得生還。三卜而三兆焉。奇之時。楫山年八歲。蓼野年三歲。夫人旣三得兆。有生還之語。乃日抱蓼野以啼於庭曰。兒他日能尋父歸來乎。頷之。夫人乃喜。逾三年。齎恨以歿。彌留時呼其

已而已而
夫復何言

彼以死而
孝此以生
而孝事不
同而孝則
同而死一
生後先輝
映

直捷痛快
其言亦未
可厚非

二女指二子而言曰。我不卽捐軀於壬申聞報後者。白望二子成立。將挈而親跡諸衡永。或者生不同室。死猶同穴。而今已矣。子女四人。泣而受命。嗣是二子時相抱痛哭。若不欲生者。又徧訪昔之同往粵西者。終無指實。其伯姊則猶記大環公舟次新塘站一詩。其末句云。霜濃古寺鐘開處。一點空明透佛鐙。遂相與曲體其辭。謂寒江夜泊。尙在伊吾。疑非登岸之候。及詢歸自恭城之再訪其地者。則又并其地名而忘之。二子乃痛極曰。我兄弟二人。竟不如曹氏一娥耶。丁丑。楫山年十三歲矣。攜一老僕往粵西。至柳州。主僕皆病。未幾。僕死。獨攜襍被。涉湘江之楚。瀕死於驚濤駭浪間。悲憂鬱結。日夕呼號。逆旅中。適其鄉人有商於楚者。挈之歸。其伯姊迎而哭曰。是役也。固母志也。雖然。母所望於而兄弟者。止若斯耶。而忘母之述父出門之言耶。而忘母彌留之言耶。兩大人之所望者。冀而兄弟成立也。今而兄弟果成立耶。不體兩大人之志。而以幼稚之身。踏仆萬里之外。斬先人之祀。而終無益於纖毫。兩大人能無怨恫於地下耶。於是

賢哉楫山
非特以孝
聞且以友
聞矣
何物僕人
居心豈若
是之險耶

二子皆泣而受戒。不敢輕出。當是時。大環公遺產既盡。不能自存。楫山傭於藥店。蓼野爲叔某嗣子。後叔連舉二子。視蓼野爲贅。楫山向叔乞蓼野歸。問所願。蓼野曰。願讀書。楫山曰。汝誠有志。修脯衣食。我與爾嫂任之。遂乃發憤從師。砥礪文行。鄉里咸曰。大環先生有子矣。幼孤而克自樹立。其後必大也。蓼野年十九。讀書於鄉。將應府試。爲水潦所格。楫山編扉爲筏。親渡之。歸及試。名列第一。遂補弟子員。越三年。攜一健僕赴楚訪之。寂然。旋入粵。路經川中。陟峻嶺。僕色變。挾利刀以迎。急趨避。僕失足。墮深澗死。乃擔囊獨行。乞食途中。備嘗艱苦。無所遇。復自楚返。時楫山以勤苦節儉。買田百畝。資蓼野膏火。雍正改元歲癸卯。蓼野成進士。回籍。而楫山已舉一子。兄若弟。且喜且悲。商所以蹤跡父者。乃刺臂血書。疏數百言。復卜於關壯繆神前。仍得生還之兆。曰。神豈終誑我哉。誓尋父不得則不返。乃謀寄其帑於兩姊氏。適海水泛溢。田廬汨巨浸中。蹙然曰。姊家方困於歲。柰何。遂不果。甲辰冬。二子密自部署。捆擔幽室。試肩負之。作遠行。

艱難險阻
如觀一幅
蜀道圖

別有見地
是不爲詩
句所泥者

狀。雖家人弗令窺見。乙巳春二月。蓼野亦舉一子。才三日。二子飄然出門。無一人與知者。歲兩更。歷楚粵之境。且及於豫章之匡山鬼谷。灌萊叢筍。虎狼嗥吼。奮不顧險。匍匐萬山中。遇梵宮神宇。輒叩首哀祈。豫章人莫不感其孝。而惜其無所遇也。其兩姊氏。念二子久出不歸。遣僕於永州求之。而蓼野友人邵宏傑。亦客於永。遇其僕。問狀。僕曰。不知也。聞諸飛雲渡道士曰。翁氏兩孝子。一浮洞庭。一八衡山矣。丙午十一月。二子會於粵西全州之湘山寺。宏傑亟往省之。見二子面鰲骨立。躡芒履。裹糗糧。將復有所之。宏傑阻之曰。二子誤矣。嘗讀大環先生著述。皆發明理學。不雜二氏。今必疑古寺佛鐙之句。於黃冠緇衣內物色之。其視先生爲何如人耶。且先生當日。實絕筆於新塘站耳。事不求其原。卽僕僕道途何益。不則徒敝其身。而涉於愚者之所爲也。盍製一小舟。以舟爲家。溯洄於衡永之交。渚爲磯。爲斷岸。爲叉港。爲村。爲隴。爲城市。爲五達衢。旣已周知道里之夷險。江河之曲折。閒就漁翁田父。野叟樵夫。詢之。又於煙消日出。月

此計固迂
然非此以
爲先路緒
導則茫然
已屬茫然
二子能從
其言竟收
其效豈曰
人事豈非
天意哉

落烏啼之際。吟咏先生絕筆之詞。我知天地鬼神。必將默佑而啓示之矣。於是
二子然之。遂命匠氏庀材。明年丁未正月。舟成。榜其檣曰。浙東餘姚翁某兄弟
尋父之舟。二子乘舟。往返於衡永者又半年餘。至八月杪。泊江干白沙洲。二子
望河號泣。有老人扶杖至江干曰。鄭海還者。詣二子而告之曰。孝子。爾欲生逢
爾父。我不敢知。非然。則瘞於洲者是也。二子愕然。詢其由。海還曰。我家居烏窩
塘。去江干二十里。我弟曰海生。弟婦於壬申十一月初七日產子。海生往報其
婦家。渡江溺。而格於敗葦。得出焉。視葦中有僵死者。歸語我。同往視之。乃出僵
者於岸。表裏衣繪。臞而皙。因擇阜而瘞之。感同難也。恭城君帑歸之。物色爾父
也。我讀其榜而肖。將往告。里老泥之曰。榜未言失水。求生人而指死者以應。安
得起墓中人而自白乎。我懼爾兄弟之干其誥也。我乃止。海生聞之。急趨之。則
物色者行遠矣。自是歷三十餘年。更無人道及其事者。今海生已死。我老矣。聞
孝子之訪諸道路也。道路之人。皆爲泣下。我忍不以告耶。昔出爾父體於岸之

老者亦有
心人誰謂
至誠而不
勸者耶
證物具在
靈爽式憑

至此方悟
籤言驗矣

伯氏有知
亦當含笑
地下

日去爾父泊新塘。才二日。海生所生子曰如升。今現在。不則我亦不能記其日矣。二子因同至其家。問當時情事。而海生婦尙存。具言瘞埋時。拾得雜佩數事。今惟一鑰。與鑰囊存焉。二子亟請其鑰與囊。亟募善走者齎以證伯姊。伯姊見之痛曰。此我手刺奉父者也。當日鄔氏歸我遺篋。有鎖而無鑰。以他物啓之。乃得新塘站之詩。越三月。善走者攜鎖還報。牝牡膺合。二子由是始知其父之溺於新塘站。而葬於白沙洲也。不有海還之告。終天之恨。何自釋乎。籤詞所云。意外得生還者。以海生海還之名合之也。神之示兆。亦巧矣哉。二子乃謁縣令。欲遷父骨。返葬於浙。令憐之。允所請。洲民環訴縣。謂洲向無人。今成鎮鎮之成。墳之力也。不可以遷。令重違其意。謂二子曰。魂魄安於斯土。毋遷爲也。且鎮以墳成。春秋奉祀。儼若神明。亦何損於爾父哉。二子乃廬居三月。招魂扶榭而歸。後數年。楫山卒。蓼野謁選爲桐柏令。乃迎養嫂氏。兄子於署。事之如母子焉。旋移武陵。武陵去祁陽不百里。因於墓旁之河埠塘。建求思祠。買田若干。以供祭掃。

令居民與鄭海還後人世守之。祁陽令覺羅卓爾布立石記之。蓼野官終道州知州。有治行。詳湖南通志名宦傳。夫二子之孝行。紀述者有邵宏傑。鄔希文之尋親序記。裘殷玉之白沙洲考。張璨之書尋父事。質直談耳。施毓暉之記事。李祖惠張庚之列傳。然往往有詳略異同處。廣平因總括其詞。撰爲此篇。有以見二子之孝。實可感天地而泣鬼神。故瀕死於悍僕猛獸。驚濤駭浪之間。卒得保其軀而知其葬所也。用敢詮次之。列於統宗譜後。不獨我同族所當奉爲模範也。并以告天下後世之凡爲人子者。

俠魂曰。兩孝子矢尋父之志。始而姊氏阻之。繼而宏傑又阻之。卒能終始不渝。弟昆偕往。歷峻嶺崇山而不懼。受驚濤駭浪而不虞。幸遇老人。得達目的。扶櫬歸葬。以慰在天之靈。可謂險而又險。難而又難者。嗚呼。孝矣。

●蓬萊王孝子傳

全祖望

山左學使者羅君竹園。示予蓬萊王孝子事跡。士之甚。大之甚。君曰。先生曷以

文發之作王孝子傳。

王恩榮者。子仁菴。山東登州府蓬縣萊八也。爲人原款而深挺。貌修骨聳。造次不能以文自達。蓬萊縣小吏尹奇強。性險猾。頗以巫醫之術。有寵於官。恩榮父永泰。因寘產與角口。被毆中要害。立死。時恩榮甫九歲。祖母劉氏年高。門戶軟弱。訟之官。不得直。僅給埋葬銀十兩。祖母內傷自縊。恩榮母劉氏。健婦也。瘞其姑。藁厝永泰棺于市。僦屋其旁居之。大書曰。豎子殺爾父者誰也。泣血三年。病甚。呼恩榮至榻前。授以官所給銀曰。汝家以三喪易此。海枯石爛。存此志恨。不可忘也。豎子識之恩榮。既洊罹大事。家盡落。依舅以居。厲志讀書。稍長。補諸生。誓於父柩前。尋仇。以斧自隨。其舅患之。誘居長山島中。禁勿令出。因諭之曰。豎子之志固當。但殺人者死。是國法也。爾父之鬼餒矣。恩榮流涕聽命。恩榮晝取史記。伍子胥白公列傳。朗讀。讀已痛哭。夜靜焚香。長跪告天。翠語達旦。時或困倦假寐。輒連聲魘厭。大呼怨家在此。年二十八。舉子。辭于舅曰。可矣。遂行。踰月。

於將死之時。囑以復仇之事。賢哉此母。宜其得孝子矣。天地鬼神當共鑒之。

有子而後
行其心苦
矣其慮周

至誠而不
動者未之
有也

至此乞哀
晚矣

忽遇奇強于道。揮斧急擊。稍遠不中。乃投以石。仆地。道旁人爭抱持之。得免。奇強諱不言。裹足不出。一日偶獨立門首。又爲恩榮所見。直前斫中其首。帽厚。偏引至耳。扶傷脫走。其家奔訴于官。時已年遠。吏胥案牘。概無可證。恩榮出母故所弄銀。陳之訟庭。硃批爛然。旁以血書鈴之。縣令歎曰。至性人也。何不幸而遇此。吾欲尼爾。則傷終天之恨。吾欲聽爾。則違累赦之條。周禮調人之法。具在各爲趨避已耳。恩榮於是噉然而哭。縣令亦哭。堂廡內外觀者盡哭。恩榮既再舉不得。奇強亦遠遁棲霞。相隔八年。適蓬萊縣人有患病者。力延奇強禱治。奇強亦以事久稍安。入城過一小巷。四顧無人。方徘徊間。俄而恩榮突出扼之。奇強皇窘。伏地乞哀。恩榮謂之曰。吾父遲爾久矣。遽劈其腦。腦裂。以足連蹴其心而絕。於時見者驚出不意。相率前擁恩榮。恩榮笑曰。豈有白日殺人。乃畏死者。遂自繫赴縣。會奇強家訟當日永泰故自縊。非毆死。縣令欲開棺驗視。恩榮請曰。小人已。有子矣。甯抵死。不忍再暴父骸。以受毀折。叩頭出血。縣令惻然。乃爲博

法司重其
孝不得其
救其罪詳
加解釋畢
竟爲法外
之仁

問于介衆。皆曰：恩榮言是。遂逕詳法司。法司議曰：古律無復讎之文。然查今律。有殺擅行凶人者。予杖六十。其卽時殺死者。不論。是未嘗不教人復讎也。恩榮父死之年。尙未成童。其後疊殺不遂。雖非卽。猶卽矣。况其視死如飴。激烈之氣。有足嘉者。相應特予開釋。復其諸生。卽以原貯埋葬銀。還給尹氏。以章其孝。且將具題旌禮。恩榮之舅聞之。見有司曰：豎子求見其父母耳。夫人遭奇禍。以要旌門式閭之榮。又何忍矣。法司嘆曰：汝亦賢者也。遂止。而祀其母於祠。時康熙四十八年也。其時蒞恩榮事者。撫軍則中吳蔣陳錫。提學則北平黃侍講叔琳。與滇南李觀察發甲云。

全子曰：恩榮年六十餘。猶爲諸生。以目眚乞休于竹園。蓋故泣血時所成疾也。東人所作恩榮詩文劇多。類拉雜難上口。翻不如法司讞語。歷落可喜。予因別撰一通以貽之。

俠魂曰：恩榮不辭艱險。奉母之遺命。以報父之大仇。事雖隔於八年。願終償

於一日應死而得不死。未始非孝之所感。有以深入人心也。賢哉縣令仁哉法司。不可以數數觀。

●鄧孝童傳

鄒祇謨

鄧孝童廣生。字彥啓。江西南昌縣人也。父性字仲彝。中順治辛丑科進士。孝童生於順治五年戊子。當叛將金聲桓王得仁作亂。士民多竄匿江湖。孝童生舟中。因避兵故。出入波濤風雨間。欲棄去屢矣。然卒不死。七歲能誦詩。好讀左傳史記諸書。時時述某人某事。及其姓名爵里。絲連縷析。以教其同學諸兒。仲彝自戊戌罷試歸。疴疾頓作。幾不治。有醫與以紅丸。孝童如方露宿之手。捧以進。仲彝服之。初甚暝眩。次日疾少間。踰月。仲彝母夫人病。孝童亦病。同一日卒。時戊戌八月四日也。距生年十有一歲。云仲彝家故貧。匍匐殮母後。始徐議殮。孝童見左臂有瘡。癢寸餘。疑而問其妻。妻不言而泣。以問其師。其師始詳言之。蓋孝童自父病日。淚時侵眶睫間。日夕禱所供諸神。祈以身代。剔臂肉入藥。進之。

僅一日耳
其母死而
其子又死
何鄧氏之
大不幸耶

以身代父
如類以償
可謂孝矣

聰明絕頂
天不假年
惜哉

類皋魚之
抱痛同子
夏之喪明
安得不涔
涔淚下

父病愈。孝童遂死。越七年。康熙乙巳。舉家夢孝童跨鹿。自天而下。曰。我常來歸。又曰。尙隔一塵。次日。果有田人以一鹿來。與夢所見同。畜之苑中。及歲。間視之。亡矣。次年丙午正月。仲彝長子銓。生一子。背有七黑子。纍纍如北斗。然仲彝以犬子名之。漢司馬相如小字也。甫晬。歧嶷有知識。見筆墨。欣然摩娑之。倒授以管。能自轉向下。見楣楔間書。咿唔作聲。能自指數。見諸人無親疎。能自拱揖致敬。仲彝惜之甚。比諸孝童。時建昌縣有術士。云能布順痘。其法以他家痘兒衣。衣諸小兒。更藥紙作線。入小兒耳鼻中。名預種痘苗法。爲效十不二三。犬子遂以丁未四月死。仲彝更哀之甚。亦如其哀孝童也。一日爲予言前事。輒淚綆縻下。且曰。吾兒能爲趙孝子。吾乃不能。吾猶得爲人乎哉。趙孝子者。名希乾。亦江西人。年十七時。封腸活母。余爲作趙孝子應旌議者也。當孝童死日。仲彝疾少愈。氣息僅屬。一日之內。哭其母復哭其子。又念子以孝死。而已不及殉母也。因疏食布衣。屏聲色不御。若終身之戚然者。於虜如仲彝者。可謂孝矣。孝童之事。

殆其天性然耶。抑由所觀感者深也。至犬子慧而卽天。豈真有因果之說。如昔顧况非熊之類者耶。將妖夢是踐。而適當鹿亡之祥者耶。彼天人之際。予又何能致語哉。故牽連書之。爲作鄧孝童傳。

俠魂曰。以十有一歲之童子。而於父病之日。割股以進。孝矣。父病未愈。繼復以身代之。則更者矣。其父不能殉母。而其子竟能代父。非天性使然耶。至於夢鹿一說。事涉渺茫。姑置之勿論。吾第據實以論之。若孝童者。當與趙孝子並駕齊驅。一活父。一活母。則皆謂之孝子也。固宜。

◎宜侯公家傳

藍鼎元

公諱忠。字宜侯。福建漳浦人也。生有膂力。讀書知大義。能孝於親。配孺人卓氏。尤盡婦道。宗族稱之。所居村曰墩內。在萬山之中。故有虎患。歲甲子。有巨虎奇橫。往來百里內。傷人不可勝計。臘月十二日。抵某社。爲伏弩所傷。甚憤。四顧無人。跳踉大叫。聲裂山谷。所觸草木皆糜爛。直奔墩內村。過土地神廟。張牙舞爪。

何物猛虎
竟致凶暴
乃爾虎之
爲患烈矣

具此勇力
可以辟易
萬人

較泥像碎之。居民閉戶。懾息。莫敢有出聲者。公父元章公。叔父裕公。比屋而居。時漏下可二鼓。皆已熟睡。虎既碎土地。神猶咆哮不肯已。衝撲附近人家。倒其門。攫二豕啖之。裕公夢中大喊。虎怒。撲其門。世以居山中。防虎患。門內植兩柱。衛橫木。擊之。虎竭力衝撲。不可入。裕公恐。益大喊。虎聞喊聲。益大怒。狂跳登屋。破瓦桷直下。斃裕公。糜爛其體。公父元章公。聞弟有虎患。發聲助喊。虎復狂跳。破公屋。撲元章公仆地。公持長刀直前鬪虎。卓孺人攜杵從之。虎舍父撲公。公舉刀刺虎中其咽喉。刃入腹中三尺許。拔亦不得出。手餘脫柄。虎負痛復撲公。孺人從後抱虎。雙手搯虎頸。虎內既重創。不能自脫。公持手中柄連擊數十。惶急中卒無以斃虎。孺人呼曰。斧公急從門後取斧。竭力連劈之。比雞唱。夫婦氣力皆疲。瞪目熟視。則虎已死矣。急視父。尙臥地呻吟。乃共扶入寢所。以藥敷治之。天明。村人屠虎。得肉二百有餘斤。越翼日。元章公竟死。公及孺人哀痛激切。喪葬悉如禮。觀者莫不下淚。里中父老士大夫。謀欲白其事於令長。請以上聞。

聞者改容
見者墮淚

公泣且謝曰。忠不孝。獲罪於天。致使父叔喪於非命。忠雖苟留殘生。此心已死久矣。若又因以爲名。是幸災而樂禍。忠尙得爲人類乎。敬謝尊長。切勿復言殺虎事。諸父老持之再三。公辭愈益力。僉曰。姑置之。無傷孝子心也。天道有知。大節豈終泯沒。尙留以有待焉。公長於韜略。後爲武諸生以卒。

玉霖論曰。哀哉。宜侯公之爲孝子也。非獨公之賢。卓孺人尤不可及矣。舍生救父。避旌表以爲名。幸災樂禍。數語聞之而不墜淚者。非人也。當殺虎時。鼎元幼未能知。後十七年。從族兄唐明先生受業。始得其詳。距今壬辰秋。又已十有三年矣。家乘未登。懼將湮沒。不揣固陋。粗爲叙次。以俟載筆者採擇焉。幽光潛德。歷久彌新。公雖不欲以孝名。而名卒不可掩。人亦何靳而不爲孝哉。

俠魂曰。舍身救父。不忍居救父之名。在公固不愧爲孝子。而卓孺人之助其擊虎。不謂之孝婦也得乎。夫婦同以孝聞。乃父雖死。目亦瞑矣。

●顏中和事略

汪琬

雖屬游戲之事。實存報復之心。有志竟成。誰謂童子無知耶。

殺八者人亦不殺之。無平不破。無往不復。昌固宜死也。

中和本名發祥。吳之楓橋人。其父宏仁。順治初。有怨家周昌者。乘亂偕其黨十餘人。誘宏仁閉空舍中。殺之而棄其首。已顏氏得道旁尸。驗之良是。屢購其首。無有也。及物色殺者主名。知其爲昌。連控之於官。不得直。於是宏仁有長子孟和。次則中和。中和年甫十三。痛其父被殺。嘗取析薪斧礪之。復束橐草如人形。書昌姓名其上。以試斧。如是者數矣。隣里知者數易中和。以爲此穉子戲耳。卽昌聞之。頗心動。然亦未暇備也。逾三年。中和懷斧竊告其母曰。兒將往復父讎。母大駭。搖手止之曰。昌無藉有膂力。汝弱小。何能爲。慎勿自速死也。中和奮衣出門。不顧。是日直昌市中。中和陰尾之行。昌不知也。行稍前。遽自後揮斧。中昌首流血被面。昌方左右顧。又斧之。而會其母趣孟和走視弟。孟和趨至。昌已死。兄弟乃相率號於衆曰。盍偕我詣官首辜乎。衆如其言。旣至縣庭。中和與孟和爭自承殺人。官不能決。衆從旁分別言之。始下中和於獄。其母蒲伏往視之。且哭且撫其背。詬曰。駿兒。豈不聞殺人者死。顧欲以父子兩命。易人一命邪。中和

重其孝釋
其囚何處
按得此賢巡

怡然曰。父讎得復。死不憾。其明年。巡按御史錄囚。遂釋中和。而周昌前所與共殺宏仁者十餘人。後先皆病死。臨死時。皆言顏泰如守我。徧體青赤色。若有擊者。或又言泰如幸緩我。泰如者宏仁別字也。不期年。十餘人無一在者。而中和至今亡恙云。

汪子曰。顏氏聚居楓橋市中。其先有佩韋者。中和之從祖祖父也。明天啓中。與衆共訴周忠介公寃。毆殺錦衣衛。所遣官校被法死。佩韋以義。今中和以孝。皆卓卓有立。顏氏信多賢哉。昭茲又言中和性坦率。雅好六博。本不甚解書。及其銳於爲父瀕死。勿憚。乃士大夫讀書知道理者。所弗如。亦異矣。

俠魂曰。中和年僅十三。痛父之被殺於昌。磨礪以待之。及鋒而試之。得達目的。以慰先靈。求之於儒者。既難。求之於髻齡。則尤難。嗚呼。若中和者。可謂孝之至矣。

閔孝子傳

以戲言而
成實事孝
思所感豈
曰無因

此乃閱歷
之言簡單
者盍以此
爲鑒

閔孝子。名貞。字正齋。或呼閔駮子。居湖北漢口鎮。幼失怙恃。稍長。見人於歲時
伏臘。懸父母圖像而致祭者。輒歔歔流涕。痛二親遺容不獲見也。或謂寫真家
有追容之法。求生人眉目口鼻修短肥瘠之相似者。可彷彿得之。而楚中寫真
訖無佳者。因篤志學畫。吮粉研朱。歷晦明風雨。暮年而得長康韓幹之妙。朝夕
虔禱觀音。謂天下人如恆河沙數。寧無一二人與父母相肖者。求慈航神力。默
使來前而圖之。鄉人咸笑其誣。有給之者曰。昨見翁媪攜筐拄杖。與君家椿萱
酷類。有事荆襄。計程可追而及也。於是正齋屏息疾趨。一日夜行二百餘里。足
皆重繭。果見翁媪。延之而返。其貌直與父母相似。寫畢。翁媪忽不見。鄉人於是
驚異歎息。孝思所感。可以通神明。若是其靈異也。由是楚以北。咸稱正齋爲孝
子云。正齋既工寫照。四方求畫者。摩肩擊轂。然遇貧賤者。靡不應。富貴者必重
索金幣。曰。世多黨太尉殷荊州之流。非金箔點睛。輕雲翳目。無以得其歡。余何
爲以傳神阿堵之筆。爲若輩描食肉相乎。時湖督聞其名。招致之。正齋先以片

一語道破
孝子之心
昭然若揭

紙呈副本。形韻俱全。神情兼得。制軍大悅。令速竣繪事。正齋索潤筆二千鎰。當事怪其妄。正齋曰。制軍之位。黨太尉殷荊州之儔也。倘無重貲而應其命。是輕制軍。且輕余畫也。益至千金。卒不應。制軍怒。欲繩以法。因挾其父母圖像。避入京師。寓潘家河沿之晉陽庵。余過訪之。正齋注目凝視。握手大笑。如舊相識。出奉饌。圖索題。圖繪其二親。憑几坐。已率妻妾奉壺。食於堂下。蓋識其不獲生事之恨也。幅中名作如林。余亦題長亭怨慢一闋。恆欲爲余寫照。余嫌其每作必三日。謝却之。其寫意人物最工。間作白描山水。師巨然墨竹。有梅花道人意。然不多作。求畫者所贈潤筆。隨手耗散。絹素積几榻皆滿。卒不償。以是人皆怨之。至有嫉之如讎。而正齋不顧也。居三年。窶甚。遂負襆被。策款段。出都門而去。嗟乎。以正齋之畫。上而卿大夫。下而士農商賈。孰不欲爲父母寫真。以遺子孫。歲時瞻仰。倘求而輒應。墨楮之潤。不數年而成素豐。如反掌耳。且以制軍之貴。自兩司而下。莫不奔走恐後。思得其歡心。正齋願一布衣。挾筆墨以相抗。幾蹈不

測之禍而不悔。亦何爲哉。或曰。此其所以爲駿也。余曰。非駿也。古之愚也。其孝不可及。其駿尤不可及也。

俠魂曰。閔君欲爲父母寫真。篤志學畫。果得相似之翁媪。藉以摹寫遺容。孝之可以感神明者。竟若是其應驗耶。惜乎自高聲價。以貧窶終。不能顯親揚名。未始非閔公之缺點。然而孝矣。

●鐵丁

程善之

山陽丁佩弦富而吝。其鄉人怨之。呼爲鐵丁。丁聞之。亦自喜也。遂以爲號。云。丁有子冠矣。有女笄矣。不爲婚。不爲嫁也。或問之曰。婚嫁多費。置之。俟其力能自致耳。其子女之性情。亦自各別。子頗能讀書。知孝其父。見其父之焦勞也。心哀之。每爲其父勸也。乃父不聽。言輒撻之。積久。恩義益疎。而其子曾不之顧。涕泣甫過。則又笑話于前矣。雖百撻不去也。女則聰穎絕倫。飛揚蕩逸。雖荆釵布裙。亦有豔名於里中。鐵丁旣不問婚嫁。少年得間。輒思與女通殷勤。女從不

以頑父而
生孝子哉
得此何修而

拒絕。其不擇友過男子。然亦能相人情之緩急。以爲應付。有時放言高論。驚其座人。而保身有術。雖顛狂柳絮。固未嘗偶玷春泥也。丁子既不得於父。又以乃妹之舉動爲不然。亦時時規勸其妹。乃妹亦厭其兄之迂腐。而又憐其純誠也。面拒之。而陰於父前爲之開說。故丁父子之間。相夷猶未甚也。邑有狂生紀姓者。好酒能文。好議論。當世豪傑長短。旁及里閭人士得失。酒酣輿到。輒面折人。一縣人皆畏而遠之。丁女獨好與談。一日。里中演劇。紀生飲酒半醉而往。遇女在焉。紀恃其狂。遽前揖曰。而翁老鐵無恙。女大怒。猝拳之。折其齒。紀負痛。絕不能具六禮。齒者骨肉之餘。既玉手親折。卽留爲聘儀。當勝於珠玉也。女得函。沈吟久之。置不覆。然自是絕跡不出門。不見人。惟時以言餽其父。繼見其父之意不可移。乃不得不變計矣。鐵丁自持籌握算而外。他無智識。子女心意。皆絕無覺察。惟乃弟則頗以姊改行之速爲怪。亦不知所以也。閱數月。女奔於紀。丁

以一齒之
微聯二姓
之好亦談
諧亦簡捷

女之奔紀
蓋有不得
不奔者誰
爲之孰
令致之耶

不白之冤
終當昭雪

聞之。亦不甚措意。紀無父母兄弟。家徒壁立。與女惟以女紅文字爲活。間來謁丁。其子頗白眼視。乃妹。而丁以省嫁資爲喜。翻禮貌焉。久之。紀有所親。商於南方。招之挈家去。女來辭。父涕泗交頤。丁了無慘色。於是頑鈍無恥之名益著。年餘。又逐其子。蓋其子偶竊取青蚨數百。濟一貧瞽之老者故也。鐵丁獨與羣僕居。無何。中夜爲人所殺。莫知主名。諸僕得丁子於室。因共丁族人執之。送於官。官訊之。涕墮如縷。曰。父死。我不獨生。請死可也。至弒逆。則冤甚。詰以父爲何人所殺。則稱不知。歷楚毒。無異辭。按察某公疑之。延其獄。不遽斷。而其事已傳播遠近。會新學使按臨濟南。按察往迎。學使力言其冤。按察以未獲正兇。終不肯釋也。丁子在獄久。歷諸艱苦。自謂必死。再閱月。獄卒忽更寬待之。移置一室。枕褥衾榻悉備。丁子怪之。已而獄卒言學使署中有人來謁。視之。則紀也。紀在南中。得學使識拔。已爲入幕之賓矣。丁子前恭紀。未嘗正視。至是慘沮之中。頗露愧色。紀詢得顛末。蓋丁子雖被逐。然不忘其父。每夜分俟。父熟寢。輒來省視。是

不有紀氏
丁子詹案

日來此見父死於牀。大驚而呼。遂爲衆執。究莫名父死之由也。丁之族入。則謀分其產。計莫如先斃其子。因厚誣焉。紀聞之。胸有成竹。乃告學使再請按察嚴訊諸僕。盡得其情。果諸僕恨丁之刻。合謀弑之。而嫁罪於其子者也。案旣成。丁子始肯謝紀夫婦。紀將爲之議婚於大家。丁子不欲。繼乃自言前爲父逐時。宿破廟中。見警女以星命度日。而絕孝其母。因留意焉。紀固不羈士。卽爲媒之。成婚之日。路人皆曰。鐵丁何等人。而其一子一女。乃皆畸士。何耶。

俠魂曰。仲弓賢而其父惡。丁子孝而其父吝。不獨禹能幹蠱也。雖然。鐵丁之死。丁子固已受冤。幸有紀壻爲之復仇。然則父不賢而子女皆賢者。豈僅鐵丁一人哉。

●沈娥娥

鳴璋

沈娥娥者。湖北孝感人也。父爲歲貢士。家貧學劬。故娥幼卽習承父訓。博通經史。暢曉大義。少長。手不釋卷。讀古名媛貞孝節烈事。輒津津樂道之。不去口。

殺身養母
委曲求全
不得以毀
傷身體之
說繩之

蓋其秉德之良。賦性之淑。固已加人一等矣。父固以橐筆走天下。遨遊三晉間。遂家於鳳臺之古竹村。及父歿。娥娥哀毀盡禮。痛不欲生。母曉之曰。爾母瞽且老。門祚衰薄。家無伯叔兄弟之親。爾以身殉。將如爾母何。娥娥遂少止哀思。盡瘁以料量喪葬。惟家本寒素。無擔石儲。娥娥誓終身不嫁。侍母以終。日事女紅。博升斗。爲旨甘之奉。絡緯之聲。往往至夜分不輟。且必日舉故事之可資談助者。博老母歡。習以爲常。母亦幾忘其貧而瞽者。所遇之阨。隍如此。而所志之堅卓如彼。是豈閨閣中所能哉。孰意天禍未已。晉豫洊飢。赤地千里。易人而食。而此熒熒無告之母女。益更呼籲無門。誰爲將伯。不得食者幾三日。母已勢將垂斃。娥娥乃躍然而起。自念餓必死。屠亦死。餓與屠等死耳。與母駢死。母寧殺身全母。遂自鬻於屠。得錢數十緡。持歸以獻母。且語之曰。事亟矣。相守則必致兩斃。相離或猶可兩全。刻有過官欲納婢。兒已許之。行將與母永訣。作婢官家去矣。他日會當重相見也。語時。氣咻咻至不成聲。聲斷續相間。泣不可仰。母亦因

驚其孝而
欲納爲妾
心亦忍矣

割臂肉以
報主恩鮮
有聞者娥
娥之心苦
矣

而大慟。不復能作何語。母目素瞽。娥娥日爲母舐。至是遂復舐之。作最後之訣別。且舐且泣。曰。兒恐不能更舐母目矣。痛極幾暈。不覺淚被母面。視之則斑斑者皆血也。少頃。出就屠肆。閉目待縛。轉慷慨無戚容。適武進劉子心瑤以放振過。驚其豔。乃就詢之。既悉顛末。復驚其孝。爰贖之歸。思處之以側室。娥娥踞而進曰。刀俎餘生。得君復活。生死人而肉白骨。君之惠也。盡婢子職。固所心願。然人各有志。毋得相強。娥娥惟不願媵。故願屠耳。君欲奪我志。行且就死。劉乃笑而遣之。會劉病危篤。而災區待振。又甚亟。娥娥日夜侍奉。衣不解帶。目不交睫。焚香告天。願以身代。既而見醫藥之終不能瘳也。割臂肉和藥以進。劉服之。霍然而愈。後事漸泄。甚義之。乃負荆而謝曰。以妹容德。曠世所希。歸當爲擇名門以相攸。向之欲以妾媵辱妹者。負罪滋甚。妹其恕之。娥娥蹙然曰。婢子之事君子。所以報知己。且爲數百萬災民請命耳。至守貞不字。業已誓於母前。終不敢負初志也。劉愈益賢之。急遣使赴晉省迎其母。未至。值其鄰嫗詢以母之存

曹娥哭父
而死於水
娥死於母
而死於水
而先輝映

在。則曰錢爲盜掠。餓死久矣。娥聞變昏絕。甦而痛哭不已。乘間投水死。死年二十有五。此清咸同時事也。

俠魂曰。孝固難。娥娥之孝則尤難。甘殺身以全母。一難也。願爲婢不願爲妾。二難也。報劉某之惠。割臂和藥以進。三難也。聞母死而投水以歿。四難也。自始至終。無非爲養母起見。人所不能爲者。而娥娥皆毅然爲之。則其孝之苦可知。其孝之難更可知。孝而至此。蔑以加矣。

●殷孝子

吳雙熱

有客自廬陵來。語予以殷孝子事。曰。殷孝子。邑之西鄙人也。父母具在。獨子無兄弟。家貧甚。綯索織草履。一家數口。茹苦以生。孝子名雪雪。不讀書。故不識一丁。十八歲以前。雪雪一忤逆兒也。父教之綯。母教之織。雪雪不應。酣然而嬉。常命之入市鬻索。賣履得值。不奉其親。悉數易酒肉。供口腹焉。父母偶呵之。則亦惡言厲色以抗。偶杖之。則亦應手揮拳以報。二老傷懷。每相持而泣。曰。生此不

犬子猶孝
犬母可以
人而不如
犬乎

過而能改
其雪雪之
謂與

肖兒。苦煞後半世矣。而雪雪則洋洋有得意色。以爲父母竟莫我何也。由是言之。雪雪之不孝也甚矣。而孰知其梟獍之性。一旦轉移。前爲逆兒。後爲孝子。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雪雪是矣。雪雪家畜一犬。雪雪愛犬。故畜犬。得食必分諸犬。犬固馴。能習雪雪頤指。後犬生子。子長而犬母老矣。犬子得骨肉。輒先獻其母。未幾。犬母病。毛脫皮爛。向子哀號。犬子輒爲母舐傷處。越三日。犬母死。犬子狂號。其聲如哭。不食亦不飲。號一日夜。亦死矣。雪雪以犬故。忽大感悔。引手自摺其面曰。予過矣。予過矣。犬一畜類耳。其孝也如此。予乃忤逆父母。予人也。今乃不如犬耶。是大罪過。是大慚愧。乃疾趨至父母前。拜泣不能起。叩額有聲。至流血焉。仰而哀曰。阿爺……阿母……兒自知忤逆之罪矣。兒今不敢復爾矣。其父母觀狀。殊駭異。雪雪固逆子也。今日胡忽一變。至於此。則曰。雪兒起。起。誰教汝者。雪雪曰。非也。兒觀犬子猶能以身殉其母。兒不覺恍然而悟。懊然而悔也。父母喜出望外。乃挈雪雪起曰。汝能孝。予無憂矣。自是而後。雪雪起敬起孝。能

以妻之不
孝而出之
雪即今
之曾參也

以力養。終日父且織。積三日。一出售。以錢易米。負而歸。炊以奉父母。父母既飽。乃食其餘。既而病。絢索織履。生涯有限。則更向東鄰借斧。向西鄰借網。樵於山。漁於水。所入乃較豐。乃得以甘旨養父母。力作十年。小有積。其父母居然裘絮。以溫。梁肉以飽。是時也。雪雪不絢不織。不樵不漁。操一舟。攜雙親。作水上生涯矣。雪雪年三十一。乃有室。室人不德。動違翁姑意。雪雪竟出之。後再娶。舉二子。雪雪以孝養故。父母咸安樂。得享高年。父年至七十一。母至七十五。父先卒。母越二年逝。雪雪髮已斑矣。其父母死。作孺子啼曰。予十八年前。苟即能孝養。則可多博父母十年歡。胡喪心病狂。悍然爲忤逆兒。今日思之。大有缺憾矣。未幾。雪雪竟抑鬱以終。一鄉之人稱道之曰。殷孝子殷孝子云。

俠魂曰。雪雪見犬子之殉母。卽悟己之忤親。痛改前非。能以力養。變逆兒爲孝子。可謂孝之至矣。君子衡人。但觀晚節。人果能自全於末路。無不可作雪雪觀。聞風興起。是所望於能改過者。

●朱布衣自傳

滄蒼

父以義死
子以孝顯
惟其有此
父能有此
此子

王褒有知
畢竟得一
同志

夫子自道
抑何謙
乃爾

明季玉峯。以海濱方隅。實生三士。其二爲歸震川。顧亭林。其一卽朱布衣柏廬先生是。先生爲明諸生。越二載。遭國變。其父集璜殉難。先生乃棄去諸生冠服。隱居教授。以養母。時有勸之仕者。先生以死自誓。作朱布衣傳以見志。傳曰。朱布衣者。名用純。字致一。崑山人也。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十九遭先節孝大故。奉遺命。棄儒冠。故仍稱布衣。不能效王裒廬慕攀柏。而時時輒灑其淚。故自號曰柏廬。年少多難。頗近於詩酒文翰。旋覺習也。非學。去望域遠甚。於是專志爲己。欲紹前修。然讀書不能措諸實踐。求道不能得其闡奧。軫懷濟世。而先不能自善其身。特以資本忠信。硜硜焉恥作僞。一生操行。如是而已。無可傳。恐交遊有言之溢美者。故自傳。

贊曰。布衣爲人。前無可幾於曩哲。後無可稱於來世。則不必謂天壤間有此布衣也。然亦何必謂天壤間無此布衣也。亦既有之。與衆見之。嗟嗟。滄海桑田。數

千百年之江山。豈不能無鼎革。然而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有明雖亡。其末造英儒類多卓然特立。此卽中原之元氣所存。不得以山林枯槁。爲無關氣數也。俠魂曰。明社雖屋。其間忠臣義士。與夫倜儻非常之人。不可以更僕數。宋雖崇尚道學。視明代蓋勿如矣。若朱布衣者。其行事無所表見。然就人論人。謂爲大儒也可。謂爲孝子也可。謂爲宇宙間之完人也亦可。

●王世名

曾衍東

陳惺齋有杏花村傳奇。載王世名報父讎。多失實附會。傳信適足滋疑。余略言其概焉。王世名。武義人。年十七。父良爲族俊。毆死已成。訟而父屍暴露。世名泚頰顛心。急欲掩蓋。會族尊者議輸田。以和世名。遂佯應之。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乃下帷攻苦。冀得志遂而叩閭庭。以大雪寃。既而游庠不第。卽棄舉子業。與猛士游。習拳勇。陰鑄一刀。鏤曰報此。又繪父像。又繪佩刀者在側。其妻俞氏問之曰。刀劍古人所常佩者。余何獨不然。妻頷之。而泪熒熒亦不言。踰年生一子。

說言以對
之深得秘
密主義

罪疑惟輕
何處得此
賢大吏

不死於三
年前獨死
於三年後
苦孤年諒
形史增輝

乃曰。王氏其有後乎。嗣是當出不以時。兩月之後。遇俊暮歸。世名挾刃伏而刺之。遂斬其頭於蝴蝶山下。世名乃出其向所封識租銀。及宿搆首狀。赴邑請死。邑令廉得其情。別館之上其事。諸大吏。大吏欲檢其父屍。屍傷重。則世名罪緩。蓋欲以死者而生之也。世名曰。吾所以忍痛至今始發者。不忍殘我父屍也。本吾殺仇。卽以吾命抵仇命。情罪允當。何必曲原。奚檢爲。但母恩未斷。祈歸別母。吏從之。世名歸。母見之泣。世名曰。兒身乃父之遺也。以父之遺爲父死。雖生離母。得死從父。母柯憾焉。邑中直名世者。幾千萬人。邑令始昇其父棺。至。世名見卽大痛。以頭觸堦。血噴如雨。死。環觀者悉爲之慟。邑令亦泣。當世名飲恨於嬉笑而誓必報也。婦俞氏知之曰。君爲孝子。妾必爲烈婦。及世名歸別母時。以母老兒幼。囑之。俞氏曰。爲君忍三載。過此以往。非君所能禁也。逾三年。俞氏果絕粒死。後有直指馬君聞於朝。旌王之廬曰孝烈。

俠魂曰。世名爲父報仇。俊死而世名亦死。可謂難矣。而尤難得者。其妻俞氏。

以姑老子幼之故。待至三年而死。夫爲孝子。妻爲烈婦。何王氏之大人耶。一門孝烈。百世馨香。世人盍崇拜之。

●逸園筆記

逸園

清初功業之隆。莫若安溪李氏一族。而族中尤以李文貞公爲最。公初生時。族中頗見祥異。莫不以偉器期之。然忌者亦時時有毀聲。族中某與劇盜李金梁通密。糾黨與據祠宇爲巢穴。且時與公父爲難。金梁以距城遠。四路通達。便於遁徙。欣然從之。盜入李祠。後知爲族某所爲。因集族衆善爲辭謝。時公方九齡。隨其父立稠人中。金梁適見公。趨近公前。摩其頂而愛之。笑謂公父曰。我遷此本無去意。今看這孩子好骨相。却要給以面皮。倘肯以是孩讓。我便挈衆去。永不相犯。李翁訝其言不類。正詫異間。而族衆乃懇翁許之曰。舍一兒以保一族。卽此子他日貴達。仍當復歸生我。奈何不通權以濟變乎。李翁無計。姑以問公。公謂惟父所命。盜躍起曰。公子言如此。其事諧矣。於是爇紅燭。設厚宴。讌公

奪人子爲己子名不己言不順正言不順何竟唐突乃爾

彼何人斯
多見其不
知量也

公雖九齡
不忍謂他
人父謂他
人母可謂
孝矣

於兩不相
下之時籌
萬全無斃
之策實哉
盜婦不可
因其人而
廢其言

父子并其族人。族人即強李翁領公行父子禮。時金梁與其婦已高坐廳事。下鋪紅氍毹矣。李翁無奈行之。金梁受禮後。復出其所生子。與公相見。盜子少公僅一歲。亦白皙文雅。不類綠林中人。酒闌。金梁命從者以肩輿遠李翁歸。留公偕返故地。與其子伴讀。並令公此後同以父稱。公弗從。盜曰。翁在己從。何忽改也。公曰。父在從。父不在奚從。金梁怒。閉公于暗室。日給一餐。使人覘之。公殊無苦。如是餓凍殘虐者十數日。公恬靜如恆。若弗覺也。其婦謂盜曰。我相此子骨幹厚。福命不淺。諸般困苦。人固不忍。天亦不容。盍招而翁來。領之歸。即以我子寄養。諺云。沒有強盜活八十。假有不幸。我子以同族關繫。或可藉延一線。春秋超荐。若敖之鬼。其不餒者也。金梁然其說。越日。以東延李翁來。領還公子。末以撫領己子。諄諄懇請。翁概諾之。不數日。金梁即統衆盜去。頻年秋末。胥有金餽翁。報撫子之德。翁皆峻卻。一介弗受。未幾。金梁以案發伏誅。時公已得科名。曳朱紫矣。盜子以附公故。得免于禍。遂亦以安溪世其家。迄今安溪李族。其譜系

中有另支附後者。卽盜裔也。烏乎。以綠林中巾幗婦人。能識偉人於總角之時。不亦爲從古罕事哉。

俠魂曰。公父允族衆之情。以己子爲盜子。此出於萬不得已之苦心。公祥許於前。拒絕於後。雖歷艱苦。畢竟保全。故能璧返連城。珠還合浦。誰謂至誠之不可動人耶。

●獨足樵者

季

清末齊魯之間。有獨足樵者。失其右足。左腰懸巨石一。一足跳躍如飛。踰山越谷。人莫能及。每日擔柴入市。不計多寡。輒索錢百文。入酒家謀一醉飽。則趨破廟廢屋間酣臥。雞初鳴。已腰斧斤入山去矣。或有怪其懸石者。樵笑而不答。人知其嗜酒。設釀誘之。盡歡頽然臥檐下。夜半稍醒。掀鬚長嘯。作深溪虎吼。高柳蟬吟。已而悲歌涕泣。慷慨談當日事。樵山東人。父爲仇家所陷。誣爲盜。不勝酷吏拷掠。竟誣服被誅。時樵年十八。棄家入少林寺爲僧。習拳術。誓復父仇。藝未

此中有人
呼之欲出

能如是是亦足矣

保己之法
戕人之身
僧亦忍矣

因此悟彼
別有會心

成思更年及耄。將壽終。不復能待。遂逃出寺。然技已足。殺仇。竟斃更及陷父者。復歸寺。寺中爲弟子者。不得私出。出追獲。則死之。樵復來。其師欲治之。如法。樵泣涕。陳始末。師曰。然。雖然。不可爲汝壞吾法。削一足而逐之。出。于是遂爲廢人。日臥墟墓間。一日有獨足鳥。躑躅于旁。足生胸中。左右輕重。維均。故不患顛蹶。于是遂悟。已一足不能行。足偏左。而身右重。故也。苟懸石于左。以均其重。其身平。而步履穩矣。試之果驗。樵夙擅跳躍騰擲之技。至是獨足更捷于雙脛。及全醒。知自泄其事。大悔。卽去齊魯。不知所往。

俠魂曰。樵者習拳勇。報父仇。求之於採山釣水中。已屬不可多得。獨怪寺僧泥於規則。因私出之。故施極酷之刑。致令樵者成爲廢人。問心已覺太忍。雖然。樵者之足。雖廢而仍不廢。雖曰人事。豈非天佑耶。噫。

南北奇俠傳卷四

譙北楊塵因
蛟川莊病骸
武進許指嚴眉批
杭縣黃退闇評點

古董 姜俠魂 編纂

奇中癖

●顧權

程善之

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顧權亦不思之甚矣欲加之罪何患

顧權蘇州畫工以寫真名者也其為人作寫真有奇僻非美者或醜者不肯寫平人邀之輒曰是奄奄然者尸居餘氣豈煩乃翁手筆耶某顯者強迫之往為行樂圖權畫翎頂靴袍而已終不為作面目顯者大怒竟無如何顯出人問故顧曰彼自無面目非我不為也且彼平日事上臨下未嘗一持面目乃向人要索耶語寢聞顯者尤恨之廖二者太湖劇盜也行劫被獲囚獄中顯者即誣顧為其同黨並逮之役及其門顧方抱兒嬉役固識顧者也出牒示之一家皆驚

無辭

南北奇俠傳 顧權

二

癡

然已無如何。遂入獄中。與廖二枷鎖桎梏相屬。廖二面貌奇偉。膚黑如鐵。左頰右額皆有刀痕。殷紅如新割。兩目半赤如血。髮長短不一。鬚鬢覆其額如獅鬣。既爲囚人。益醜怪穢垢。逾於鬼魅。權家人知禍起於顯者。而覺起於畫。乃再三托人丐顯者。並爲言悔過之忱。其實顧不知也。顯者曰。果悔之。吾當援手。然必先爲我圖。圖成乃得出獄。時攝影之術。初入中國。獨粵東歐商能之。顯者嘗官粵東。與歐人往還。爲攝數影。乃使顧家人持以示之。其家人初以顧能自脫。當不憚一舉手之勞。遂以告顧。先不可。再三哀告。許之。乃賄吏卸其械。而持紙筆往獄中。暗無天日。燃燭以進。顧本不願爲此。徒以平生奇癖。別有所在。未肯明言。家人終不喻其意。越日。顯者使人促其家。其家人來取。則所畫者非他。廖二也。方欲語。顧大叱曰。而翁死耳。豈爲豪家作奴才耶。更多言者。并片碎之。家人塔然持片去。告顯曰。渠病不能畫。請少遲之。顯者知終不肯爲用也。遂不爲白。於是顧卒以誣服。廖爲首。擬處斬。顧擬監候。時顧自繪就以後。以畫示廖。廖大

不畫顯者
而畫廖二
誰知大有
效果耶

喜及斬決之信。廖已知之。卽從顧索所畫。行刑前之一日。忽有華服少年來探監。以重金賄守者。得與廖一談。人去後。廖密語顧曰。此人吾身外身也。今來此。已以君畫付之。君幸不死。當有以報。明日。廖遂懸首城門。又越數月。清氏易主。例有恩赦。顧竟出獄。顧家本中貲。自遭無妄。一切蕩然。妻子相對。啼飢號寒。然顧仍不肯屈節以自救。於是交謫之後。繼以泣詈。顧不堪其擾。忍飢獨出。悵悵無所之。徘徊衢路間。忽有騎者。形類貴家僕。從揚鞭以過。頃之。勒馬復還。望見顧曰。幸遇先生。幾倉猝失之矣。因邀顧同往。道旁一酒樓中。有少年方高坐。嚮獄中所見也。遽拱手。延上座。顧問姓名。且詢見招之意。少年曰。姑盡歡此事。少停。君當自知也。酒罷。復邀同行。亦不言所往。至河干。有舟泊焉。邀共登。顧念廖昔有言。當無礙。且惡家人之絮聒。遂從以往。舟數折。有茫茫蕩蕩。一望無際者。果太湖也。舵一轉。入蒲葦叢中。四面皆荻花蘆葉。不復見水。凡六七折。十餘里。蒲葦漸稀。洲橫於前。舍舟而登。則有居人數十家。皆臨水而建屋。有茅茨者。有

別一洞天
顧權從此
入佳境矣

顧權與妻
子兩方面
皆在五里
雲霧中不
料皆廖二
之婦爲之
以德報德
畢竟不誣

覆瓦者。少年邀至一宅。雖不高亦不甚卑也。把手升堂。則前畫生焉。少年請顧少坐。而趨入內室。頃之。偕一婦人出。年可五十餘矣。而神采肅毅。頗異常人。見顧歛衽言曰。先夫不幸。承先生爲留一紀念。令未亡人於霜淒燈黯之辰。猶得音容如睹。先生之貺厚矣。顧致詞遜謝。婦曰。未亡人更有求者。未亡人年將六十。死期近矣。欲乞先生再爲寫一真形。俾留爲兒孫輩記憶。先生其見許否。顧見其禮遜而辭下。卽應曰諾。婦顧少年曰。四郎爲我拜謝先生。少年遽下拜。顧欲答拜。婦命兩婢夾持之。是夜爲顧盛治具歡燕。留顧三日。畫成。婦命以竹兜送顧歸。復非舊路。惟見水光一片中。隱約有隄埂一道。與人行其上。才可措足。久之不見水。則已在城下矣。輿以至一大宅前。顧下視之。乃向顯者所居。方驚疑。輿者扣門一呼。有赤腳婢自內出曰。噫。主人歸矣。顧趨入。妻子已俟於庭。顧問故。曰。自君去後。我儕方驚疑。忽有人奉金帛來。云此聘儀。以延君作畫者。君已先去。囑致聲。遲數日始歸。使者去後。越數日。又有人以輿來迎。云君在大宅。

內相待。已卜居於彼。敦促遷往。則此婢在焉。家具皆完且新。云君特置者。婢云君且至。不意君乃不知何耶。顧視婢知婦所遣。乃語妻以故。出視輿人。既委竹兜去。探兜中復且得千金。越日婢亦辭去。挽之不可。更越日。顧乃知顯者已以贓敗。屋由官賣。而盜以顧名冒購之者焉。自是夫婦如初矣。

俠魂曰。顯權爲顯者寫真。向使畫全面目。則獄中之苦。吾知免矣。然不拂顯者之意。卽無見廖二之緣。天將使顯者之屋。假手於廖二。以歸顧權。必幾經曲折而後成之。奇禍奇福。並行不悖矣。吾願人之多才多藝者。崇拜顧權。則可效學顧權。則不可。

●伊普生之奇癖

天壤王郎

伊普生者。惱威之文豪也。生時名噪世界。譽滿雞林。今已物故。邦人深惜之。有述伊普生軼事者。謂其屬文時。有一奇癖。必置一小箱於几。箱中置木造之熊一。兔一。猫三。其中一猫拉小胡琴。二猫相與作歡躍狀。兔則側耳而聽。熊乃作

乞靈木偶
可作留聲
機器觀

抑阿拘泥
乃爾

誦唐人絕
句若有無
限悲涼者

舞蹈。若與胡琴相答和。伊氏對之。凝思走筆。則文興飈舉。否則不能成隻字也。又伊氏每日必就格蘭德旅館晚膳。同一時刻而至。不失毫釐。且同一坐席。同一方向。所飲者同。所食者同。卽侍者亦同此一人。飯後閱報。亦同此一種。未嘗稍爲更易。時人異之。有故往客館以覘其就食者。克利斯奇訥市中。至造爲（伊普生時間）之新名詞云。噫。伊亦怪矣哉。

俠魂曰。昔杜預有左傳癖。伊氏以木獸戲助文思。怪怪奇奇。一時無兩。

●奇丐

埃雲

榕城之西市。一日來一乞。臉瘦身矮。破爛其冠。縷其衣。手一布囊。纍纍然不知中貯何物。蹣跚道上。口喃喃作吟詩聲。依稀似唱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之句。途中人皆奇之。有佇而觀者。有踵其後者。丐者到一隙地中。將布囊擲地上。彼則跌坐閉目。神氣甚清爽。時市井儉閒輩。聞風悉馳至。作壁上觀。聚者如堵。丐者忽從地上狂跳起。高呼曰。同胞乎。同胞乎。盍歸乎來。盍歸乎。

裘歎蘇秦
敝途傷阮
籍窮

惻隱之心
人皆有之

書聲朗朗
何敢以丐
目之

以不入耳
之言來相
勸勉甚無
謂耳

來聲如洪鐘。震人耳鼓。如是高呼者再。尋向衣袋中取出一紙。鋪地上。字大如錢。頗端楷。上書四海散人痛告六字。下叙其由。浙入閩尋親不遇。牀頭金盡。壯士無顏。既見逐於逆旅。居停復委頓於泥途。破廟囊乏鼠糧。復枵三日矣。是以呼號將伯。解囊助予云云。時圍觀者多憫之。只聞鏗鏗鐺鐺聲。地上銅元已數十餘枚矣。丐者殊弗顧。徐伸其手向布囊中取物。見囊口甫開。卽露燦然之書皮。上書救苦救難四字。丐者卽將囊中書取出。高聲宣讀。中多隱約請。令人不甚了解。其音清朗。嘹唳如鼓琴瑟。觀者多不忍去。至斜陽照樹。炊烟四起。丐者始俯身拾地上錢。攜囊行至一書坊前。昂然入。將其所乞錢。購書數冊。束於腰間。予于而出。人多怪之。有向其詰問者。曰。爾既淪落他鄉。乏旋家費。缺充腹糧。奚有閒銀購書籍。丐者嗤之以鼻。曰。子鴻鵠耳。甯知我志哉。弗顧而去。後遂不復見其人。

俠魂曰。某既落魄。而猶以行乞之錢。作購書之費。其遇可憫。其志可嘉。昔杜

預有左傳癖。若此丐者。可謂有書癖矣。卽稱爲書丐也。亦可。

南北奇俠傳卷四

譙北楊塵因 武進許指嚴眉批
蛟川莊病骸 杭縣黃退闇評點

古董 姜俠魂 編纂

奇中狡

●記徐文長先生軼事

養田

吾越徐文長先生。滑明之奇士也。其詩文書畫。久爲世人所重。毋庸贅述。然才豐遇齎。屢試輒蹶。僅以諸生終。性滑稽。於人無所不狎侮。故生平軼事獨多。予幼時。每於豆棚瓜架間。聞父老述先生軼事。輒聽之忘倦。十餘年來。爲衣食所驅。東奔西走。已漸忘矣。客窗無俚。搜索腦筋。尙得數則。皆滑稽可喜。爰錄登報。端以供閱者酒後茶餘之談助。先生既不得志。乃益縱酒自放。某寺住持僧某者。先生酒友也。先生每至寺。必先入僧臥室。逕取酒而飲。飲既。乃縱談。初不問

主人之允否也。顧禮尙往來。而先生則從不一爲東道主。僧初猶忍之。繼見其日必一至。至必罄其餅而後已。則大惡之。然亦無法能禁止之也。旣乃思得一策。向資肆購一虎子。儲酒其中。置諸牀下。以爲萬分穩妥矣。已而先生至。覓酒不得。爲僧曰。汝今日何尙未沽得酒來。僧曰。君不知吾已與麴生絕交乎。先生曰。汝母作欺人語。予知汝已厭吾。故藏諸秘處耳。雖然。予終能覓得之。言已。遂徧搜室中。至牀下。見虎子焉。知僧向無此物。疑酒或在其中。試執而嗅之。則酒香撲鼻。不禁大笑曰。汝計誠狡哉。以此藏春。固不虞復爲予得。今何如耶。言訖。一飲而盡。僧無如之何。任其所爲而已。一日僧偶外出。先生復至。見餅中無酒。則仍趨至牀前。逕取虎子就口吸之。甫沾唇。急擲諸地。蓋其中已易酒爲溺矣。先生知中計。乃大恨。思有以報之。遂卸外服。易僧裝。潛往後院溺焉。寺故鄰某巨紳之第。紳有女。其姘閣適臨寺後院。時女方憑窗閒眺。見狀。紅暈滿頰。急避去。以爲僧有意辱己也。訴諸父。紳大怒。立告之。令命嚴治之。令仰承紳旨。捕僧

僧之計固狡而徐公雖計尤毒自取其咎夫復何辭

破鏡不重圓斷斂不晚再合悔之矣

痛責之。責畢已。血肉模糊。奄奄一息矣。不久僧竟死獄中。先生初頗自悔。後亦漸忘。某日之晚。先生自酒樓歸。已大醉矣。甫入內室。倏睹一僧。擁其妻而臥。不禁憤火中燒。不遑審視。急持刀向僧力斫。頭乃應聲而落。視之非僧。蓋卽其妻也。則大駭。酒亦頓醒。復徧覓僧不得。始知牀中固無僧。乃己之醉眼使然。因深咎頃間之孟浪。然頭斷不可復續。悔亦無及。次日。妻族控之官。下獄論死。賴某太史力救得免。知其事者。咸謂牀中之僧。爲某寺僧冤魂所幻化。以報其誣陷之仇云。一日先生遊於郊外。立橋上而遠眺。時有一鄉農。擔糞二桶。向橋而來。既至橋下。則弛其擔而休憩焉。先生乃謂之曰。吾觀此擔至重。橋又甚高。汝能穩過而不虞傾側乎。鄉農聞語。躊躇有頃曰。吾亦正慮此。奈無人相助。何。先生曰。予雖文人。亦頗有力。願助汝一臂之勞。何如。鄉農曰。先生讀書人。何敢以穢事相煩。先生曰。無妨。予之兄若弟。固亦從事稼穡者。此等物吾久已司空見慣矣。何穢爲。鄉農聞言。稱謝曰。先生不辭穢而允爲吾助。誠好人哉。先生遂下

橋曰。吾儕今可先抬一桶過橋。置之橋堍。然後再抬其餘一桶。何如。鄉農稱善。及一桶既抬過橋。先生卽佯謂之曰。予初不料糞之若是之重也。今甫抬一桶。肩乃已酸痛不可忍。尙有一桶。請另設法。吾萬難相助矣。言畢揚長而去。鄉農乃大窘。一日天雨。有二人舁一缸過旗亭之下。口中頻呼賣缸賣缸不已。時先生正飲畢欲歸。以阻於雨。頗焦灼。聞聲則叩之曰。汝缸賣乎。曰。安得不賣。先生豈予未聞之高呼乎。曰。然則每斤值幾何。賣缸者笑曰。先生之語何趣。予惟知缸以隻論。不以斤論。先生誠欲買者。需銀一兩足矣。先生莊容曰。予家正需此物。固甚願購。惟汝價不免過昂。予意不若論斤爲佳。今每斤予汝銀五分。汝允賣乎。賣缸者私相謂曰。此人出語。抑何顛倒若斯。殆已醉矣。吾缸之重。權之當不下數十斤。以每斤五分計之。較吾原價。不啻倍蓰。此天與吾人。以獲利之機會。不可交臂失之也。遂曰。論斤亦佳。如先生命可也。先生曰。雖然。尙有一難題。在。蓋吾家距此頗遠。吾來時天固未雨。故未攜得雨具。今如何歸去。已而復曰。

忽地貪心
而不知已
中其計矣
利者盡以
此爲監

賣缸二斤
可謂絕妙
趣語

天且暮矣。吾路須亟行。頃予思得一策。予可置身缸中。上覆以笠。仍由江二人舁之。至吾家後。余當增缸值爲每斤錢六分以相酬。汝曹以爲何如者。二人爲利所誘。欣然允。遂如法舁先生歸。既至。先生乃入內。取一秤一籃出曰。爲吾鑿二斤。不必多。予僅需此數足矣。二人聞言。乃大愕曰。先生休得取笑。缸非他物。豈可鑿而零售。先生正色曰。誰與汝取笑。論斤計值。非汝自允者乎。今予祇需二斤。則汝爲吾鑿二斤可矣。何多言爲。二人知己受給。爭亦無益。則悻悻而去。先生乃撫掌大笑曰。有趣有趣。鄉人某。爲先生所侮。語人曰。徐某誠可惡。他日遇之者。吾必以糞塞其口。使一嘗異味。語爲先生所聞。思有以懲之。一日。鄉人載糞一船。泊於河畔。蓋欲壅諸田者。先生俟其擔糞往田時。乃潛置一饅首於道左。若途人所遺狀。已則匿身遠處樹下以窺之。已而鄉人桶中糞盡。至船復取。見饅首。果以爲途人所遺。卽拾而啖之。先生俟其下船。乃徐步出。且行且自語曰。已食之矣。少頃毒發必斃。吾爲此間除一害矣。鄉人聞言。覺有異。急叩之。

絕妙口吻
能令人信
之無疑鄉
人安得不
實告

至此仍不
道破校極
亦妙極

偶爾戲言
致嘗異味
出乎爾反
乎爾言之
不可不慎
竟若是耶

曰。徐先生言果何指。吾乃不解。先生曰。昨日不知自何處來一瘦狗。見人卽噬。人咸畏之。今日吾特購一饅首。置毒其中。擲於此處。冀犬食之而斃。頃吾覓之不見。殆已入犬腹矣。是以謂其必斃也。鄉人聞言大驚。恐懼幾無人色。曰。徐先生。饅首實予所食。予初不料其中有毒也。今奈何。先生佯驚曰。汝食之耶。噫。已矣。汝貪口腹而喪生。豈不可憐。時鄉人已涕泗滂沱。乃屈膝哀之曰。吾意先生必有解法。務乞拯小人一命。此恩沒齒不忘。先生曰。解法固有。惟此間離市窻遠。購藥匪易。而毒發卽在頃刻。萬來不及。無已。其速飲糞汁二甌。以暫遏其毒。使不遽發。然後或可從容施救。否則殆矣。鄉人聞須飲糞。初有難色。繼思生死關頭。間不容髮。則亦勉強如言。此時先生睹其一種蹙額攢眉不得已之狀。暗笑不已。飲既。乃謂之曰。汝前日不嘗云欲使吾一嘗異味乎。何今日汝乃自嘗之。其味果奚若耶。實告汝。饅首固無毒也。鄉人至是始恍然悟。思及頃間下咽之難。心中乃作惡欲嘔。已而果哇然吐。於是糞也。饅首也。陳年冷飯也。遂狼藉

看似方正
實談諸那
得不令人
捧腹

滿她。一日先生欲乘航船赴某處。而船中客已擁擠。無插足地矣。以事屬緊要。不得不行。乃謂衆曰。予善說書。而於三國志尤熟。諸君苟能讓一坐位者。予當說三國志以報船中乘客。大半爲鄉人。平日屢聞人言三國志如何好看。苦於目不識丁。未能領略。正引以爲憾。今聞有人願爲講述。而交換條件。又甚易易。則何樂而不爲。於是皆應曰。諾。立騰出一位與之。先生旣坐。乃開講曰。某日曹操帶領八十三萬人馬。行經某處。是處有一獨木小橋。上僅一人可行。於是曹操下令曰。衆人魚貫而進。不得爭先恐後。違令者斬。令旣出。此八十三萬之人馬。乃一個一個而過橋。講至此。忽戛然而止。衆人以爲稍休也。乃靜俟之。良久。先生仍無言。則共詢之曰。以後如何。先生笑曰。諸君母性急。此時曹操之兵。正在過獨木小橋。待八十三萬人馬。一一過完。予自當續繼講之。諸君須知以八十三萬之人馬。過如此之小橋。豈一時能盡者乎。諸君其待之可也。久之。目的地已達。先生卒無言。及上岸。乃曰。諸君對不住。改日再講罷。衆始知受欺。聞語。

不覺粲然。一日先生集友人爲文虎之戲。先生出一謎曰。看看廿四節。摸摸沒
有節。兩頭非常冷。中間却甚熱。射用物一。衆苦思不得。及揭曉。乃曆日也。先生
嘗鑄一小印。文曰秦田水月。紙角書尾。時時鈴之。見者多不解。有識者曰。此徐
渭二字之拆字謎也。

俠魂曰。亦莊重。亦狡猾。正如匡衡說詩。能解人頤。可作滑稽列傳讀。

●鄭板橋先生軼事

秋蝶

先生書法未通時。常戟指劃空。狀若中魔。或日寢。夢中手書觸夫人體。夫人呼
曰。人各有體。何溷我爲。先生驚醒。默會其言。知摹仿古今之不足有成也。遂自
作一體。曰亂石舖街。以名於時。有鹺商某求先生書。願以百金爲壽。先生性耿
介。固不足以利動者。堅却之。某亦無如何也。先生酷嗜狗肉。一日出城游。薄暮
歸。忽覺狗肉香。鑽入鼻孔。垂涎欲滴。卽蹤香之所。自至。歛見一宅扉半啓。逕入
焉。主人方訝不速之客至。先生曰。余板橋鄭某是也。適聞狗肉之香。不禁信足

若無此計
書不可得
矣

暗藏春色
可謂絕妙
好辭

而入。唐突之罪。自知不免。還乞鄭靈之鼎。幸許我一嘗異味也。主人大喜曰。久慕生平。邀恐不至。今能賜光。幸矣。揖讓入室。筵間特陳狗肉以獻。先生據案大嚼。撫腹呼飽而止。主人導入書齋。茗話見壁俱懸名人書聯。案上瓊瑯滿軸。紙墨橫陳。始知主人亦精於書者。謂曰。余將貢拙一揮如何。主人笑領之。先生援筆狂書。腕頰始擱筆辭去。一日。先生偶至鱈商某處。見所懸條幅。皆係曩在城外某處書者。大驚。質商。商俱以告。並出一僕曰。先生識此人乎。先生視之愕然。懊喪而歸。蓋商知利不可動。故設奇局以騙其書。僕卽當日狗肉主人也。先生嘗作聯云。春風放膽來梳柳。夜雨瞞人去潤花。人祇覺其鍊字奇妙。不知細味斯聯。其幽情艷膩。熨貼入微。足令我消魂矣。先生嘗由興化乘舟至揚。舟中有村儒三四人。聚作詩。鑽眉搖膝。費煞敲斟。偶得一句。羣起贊和。喧聲聒耳。酸氣撲人。先生不耐。驟語衆曰。余適得一詩。第不善書。衆亦有能代勞者否。羣起笑曰。先生亦諳詩乎。書錄分內事。亦奚不能。其一乃疏紙援筆。待先生讀。遂曰。略

略一小舟（略略讀作陰平聲泥鴟切形渺小也）漭漭水上游（漭漭讀作陰平聲戶蛙切船進行之聲）卽各一聲響（卽各二字讀作陽平聞上切解夷下切果霞搖櫓之聲）的鐸上揚州（的鐸矢發之聲形其速也）司書者聞之。其間不能書者計八字。擱筆愕然。徒呼負負而已。先生曰。字尙不能寫。詩亦可以藏拙矣。衆皆忸怩語塞。一艙遂肅。先生子壻有相如貧。難行六禮。婚事以輟。先生患之。畫得一策。燈節日。給其女嚴粧。至市觀燈。行抵壻宅。指謂之曰。此汝家也。爾其止乎。女猶以爲戲已也。覩然而已。忽門內鼓吹喧闐。瞥見嬪婦提紅燈出。似迎迓新婦者。始驚號。先生曰。是何爲者。汝終有此一日也。探懷取資券二百兩。贈以代奩。奮袂而去。蓋夫家所以預爲設備者。亦受先生之計也。歸時。夫人得故大號。慍然亦無如何矣。

從權辦理
先生亦開
通者

俠魂曰。先生不嗜財利。不計貧富。商人以計誘先生之書。先生以計成子壻之姻。計雖詭。亦正矣。文能曲曲傳出。斟酌飽滿。無懈可擊。

●王仲瞿手劄

佚名

冷語侵人

竊人之妾而復受人之餽多方狡猾大是奇聞

駢四儷六宋豔班香

王仲瞿居畢秋帆幕。一日偕畢妾逸去。畢與以書曰。僕逾花甲。所以室有少女者。非自好也。誠以聰明俊秀之產。造物亦幾費經營。使之誤配莽夫。殊深惋惜。是以羅而致之。俱隨其質。教成學術。以配君子。豈非天下大快事耶。故某女遣隨足下。僕早有作合之心。所不預言者。緣此女學未大成。欲其精進而後成之。不意巫山神女。竟自投楚王矣。其識亦屬非凡。僕當順其情。以遂好逑之佳話。但不別而行。妙手空空。腰纏何藉。未免累及君子。故遣下走餽贐。伏冀晒存。所有足下行囊。與某某衣飾。俱檢點附上。二人得書。愧慚悲感。卽復稟申意。其詞曰。憶自亥子春秋。獲游門下。巴口忘奏。得近雲門。藥施下材。頓親琪樹。迺康成雅度。欲聽慧婢之詩。而小子何知。俾作嚴娘之傳。於是銀蟬入室。共賡隔巷之清歌。紅杏出牆。願借鄰家之豔色。以致宓妃留枕。非關韓椽偷香。携手星商。抱衾露宿。方虞飛洞賓之劍。何期添裴晉之裝。夫子休休有容。儔偶樂育。使狗竊

鼠偷不作青燐。鳳侶鸞儔。同偕白首。且惠以贖儀四百。行李增光。從此弱水三千。片颿穩渡。感周旋之子細。益愧寸衷。期報答以辛勤。難酬尺澤。惟思礪頑石之器。庶不貽冰玉之羞。鑑載遭逢。萬言莫罄。敢因背指。敬布腹心云云。後王入京。爲某邸上客。有欲與秋帆爲難者。多方營救之。率賴其力以免云。

俠魂曰。仲瞿攜秋帆之妾而逃。固屬狡猾。秋帆卽以狡猾答之。贈以銀兩。餽以衣飾。仲瞿之愧宜矣。然其後能救秋帆。非忘本者可比。仲瞿亦差強人意矣。

●海棠

程善之

大梁董叟。居城西。地絕僻。惟古墳荒邱爲鄰。以養花著。年七十無子。惟一女。女能傳其業。尤愛海棠。因以海棠名。叟年老矣。謀爲女贅壻。以安暮年。而海棠不可叟固言之。女指海棠曰。卽嫁此何如。叟笑曰。癡兒。但聞世有聘海棠。安有嫁得海棠耶。然竟不能強。女終日不事女紅。惟蒔花爲事。唇不朱。頰不粉。眉不黛。

易女爲男
可謂暗藏
春色

幸哉鄭生
從此入佳
境矣

髮不梳掠。烏不新月。而天然婉媚。善修飾者見之。往往自失也。女既不嫁。叟同業中來論婚者多卻之。或謂叟有意藏嬌。將以待石家金谷之求也。則時有媒。嫗輩奔走其門。而王孫公子之欲以桃花源爲天台捷徑者。踵趾相接。叟絕不一應。久之漸冷淡。海棠亦過二十四番風信。已而人傳董氏有壻矣。或偵之。信則一白袷少年也。殊風流倜儻。自言爲南人。贅叟家。然頗不好見外人。惟與海棠有同癖。終日灌園理花卉。不出門一步。人或邂逅之。羞瑟若處女。一二語卽避入內室。如是者年餘。鄭生者洛陽人。寓省中。以遊幕爲業。雅善琴劍。好飲酒。尤喜名花。僦廢園爲居。園廣可數十畝。居室不及半畝。園中皆植花草。無隙地。董叟與之極相善。叟有佳種。秘不予人。獨持以贈生。生年不及三十。喪其偶。嘗以意風示叟。而羅敷已有夫矣。然與叟仍時時往來。一夕城西之居者。或聞有閨聲。明晨始知叟家爲盜劫。叟爲盜毆傷。其壻則爲盜擄去矣。叟有同業崔姓者。其子之幼也。嘗爲叟義子。至是聞耗來視。叟傷重臥牀不能起。囑崔往招鄭

將信將疑
可奇可怪

生至。至則與叟就枕畔耳語。聲絕細不可聞。但見叟時而嗚咽。時而抗厲。時而欣悅。久之。叟呼海棠。海棠已檢點嫁時衣。盈盈而出。叟立命與鄭生行交拜禮。崔大愕。以爲昨失夫婿。今又得之。何叟之耄荒。而鄭與女乃無異辭耶。已而召崔入。叟命以身後喪事。如何支配。又於何事未了。一一指授畢。更召海棠及鄭入。爲言身後遺產。悉以授崔。令鄭爲證人。又明日。叟遂病傷死。殯葬已畢。女從鄭去。崔性剛而訥。見女輕易改節。心極鄙之。又疑鄭之承危要劫也。心亦惡鄭。喪中見兩人。皆不甚禮。兩人亦不介意也。自是不通音問者年餘。崔以事至洛陽。忽逅鄭於途。邀至家歡讌。崔不願。鄭把臂力持之。不得已從之。甫入室。姊妹花者雙雙拜見。崔愕然。海棠指左立者曰。阿哥不識耶。此舊時夫壻也。崔大驚。頓憶曩時少年。舉止宛然。當時頗怪其有女性。今果是矣。亟詢顛末。乃知女即海棠表妹也。父本陳州諸生。女亦頗嫻詩禮。不幸年未破瓜。父母皆沒。依舅以居。舅固無賴。鬻之倡家。有成約矣。女知之。亟易男妝。夜逃至叟家。叟哀其窮而

一語道破

奇謀詭計
委曲求全

效英皇之
故事鄭生
之豔福不
淺矣

虞事之泄也。海棠請夫之。以便隱匿。叟許之。鄭有意於海棠已久。已言之叟矣。及是。叟懼鄭之怒也。告以情。女亦覘鄭儒雅。願從海棠爲厲戴。三人意見既決。洽期遷他地而後舉行婚禮。不圖爲其舅偵得。乃劫執以去。其所招多無賴。且欲並污海棠。叟憤與鬪。傷二人。海棠得免。叟亦嬰傷力盡。顧其巢穴。則熟聞之。知不起。懼海棠伶俜。更有他禍。乃以嫁鄭。而以復仇之事屬焉。鄭如言。以告於太守。果得之。女亦以守節被楚毒幾死。鄭迎歸洛陽。爲調息獲愈。乃正英皇之位焉。崔始悟。飲盡懽而罷。鄭每語客叟畸人。卽崔志操亦未易及也。

俠魂曰。海棠不嫁公子。而僞以表妹爲夫。其計狡。其意可嘉。若不以委曲出之。則表妹未有夫。鄭生亦安能得妾。今能以詭行妙術。亦奇聞。亦佳話也。海棠之策。譎而正矣。

●弗郎氏

劉鐵冷

法人弗郎氏。善機謀。拿帝倖臣也。當革命後。國度更新。而前代貪官污吏。多混

跡政界。肆行故智。拿帝憂之。一日。將改命度支部長。遴選朝右。頗難其人。乃與弗郎氏謀。擬有以矯其弊。弗郎氏笑應之曰。是不難。第驗其心之貪否可耳。請帝擇日。召見夾袋中人。吾當佈置。召見室一覘之。拿帝約以七日爲期。弗郎氏立和人於該部廳上。盡去其几案。堅以畫屏。迴環曲折。若八陣圖。屏下悉置貨幣及珍寶。盡拿帝宮內物。初拿帝不解其意。疑弗郎氏欲正己以正人也。頗不懌。後知委棄各寶於屏下。狼籍如敝屣。心益疑之。弗郎氏不之顧。復題其廳曰寶藏室。廳後耳室。又設一澡身處。事更離奇。見者多嗤以鼻。而拿帝召見寶座。卽設於兩室之門。大臣多以弗郎氏爲辱君。欲劾以大不敬罪。卒因弗郎氏爲倖臣。不果。

奇謀詭計
難索解人

心花怒放
想入非非

屆期。說拿帝以下夜爲宜。帝如言。昏黃時。弗郎氏命燃電燈一盞於廳上。不使通明如白晝。以寶藏室爲入口。以澡身處爲出口。每一人進見。以一時爲期。不得蟬聯入。而嗜利之輩。恍遊銀窟金山。見晶光燦爛。棄之如泥沙。莫不怦然心

答由自取
悔已遲矣

動。思拾取一二以爲玩具。四顧黑暗無人。暮夜懷金。誰其知之。因是不染指者。蓋僅僅也。應召見者各至拿破帝前。態度雍容。異常鎮靜。無一毫愧怍意。猶侃侃論幣制論稅務不休。一若滿腹經綸。不得展其志者。拿破帝笑頷之曰。暑氣蒸人太甚。余已汗流浹背。汝等可澡身去。俟開筵時當暢叙也。見者不敢違。而囊中黃白物纍纍。羞見侍兒輩。忸怩不可具狀。迨延見畢。問諸檢收之弗郎氏。其不竊取此珍寶者。僅一人耳。拿破帝大笑而退。明日遂下令授某以度支長云。

鐵冷曰。弗郎氏亦狡矣哉。然足以燭一時之奸。不足爲取人之法。安知不貪小利者。有大欲在也。吾不多弗郎氏之才。而多專制之拿破崙。尙能爲國擇人也。今中國任周學熙爲財政長。知其劣迹。而授以政柄。其智出弗郎氏下矣。

俠魂曰。拿破崙爲國擇人。本不愧爲賢明之主。弗郎氏設狡計以佐之事。雖不可爲訓。法則可以參觀。中國若有弗郎氏其人。彼貪官污吏。皆可一望而

知矣。

南北奇俠傳

弗郎氏

南北奇俠傳卷四

譙北楊塵因
蛟川莊病骸

武進許指嚴眉批
杭縣黃退閣評點

古董 姜俠魂 編纂

奇中諧

●談言微中

若愚

明憲廟時。太監阿丑善詼諧。每於上前作院本。(卽演劇)有東方曼倩譎諫之風。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丑作醉漢酗酒狀。一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皇上至。仍如故。又曰。汪太監至矣。醉漢惶恐。屏息側立。一人曰。汝不懼皇上而懼汪直。何也。曰。吾只知有汪太監。不知有皇上也。直由是寵衰。保國公朱永掌十二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狀。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汝何故改八千爲六千。曰。汝不知耶。此二千兵。留保國公處造房子。上大驚。遣人私

若嘲若諷
主上安得
不震驚

切直之意
以恢諧出
之妙極

見其貌而
異之趙公
亦有公人
哉

查後以重賄免罪。成化末年。刑政頗弛。丑於上前作六部差遺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對曰。公論。主者曰。公論於今何用。次一人曰。公道。曰。公道亦難行。最後一人曰。糊塗。主者首肯曰。糊塗於今可以去得。憲廟為之太息。清之京伶劉趕三頗復相似。惜乙未春為忌者杖斃矣。

俠魂曰。丑深得主文譎諫之法。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可作東方朔傳讀。

●周劈刀

曾衍東

汝寧趙若水。名進士也。為棗強令。興文教。獎勵後進。愛才如命。一時之彥。無不樂被其容接。簿書鞅掌之暇。長吏之堂。不啻師儒之室。百里中蓋彬彬如也。會當放衙之期。捕緝者獲一竊牛馬賊。名周劈刀。吏抱牘比賊按律。俄請鞫。俄而羈至長跪堦下。趙視之。雖屈下膝。猶昂藏高出几案。鬚長飄腦後。趙異其相。先問捕者曰。爾從何處緝得。毋誤捉好人。捕告曰。若囚嘗往來於燕南趙北之間。得人牛馬。輒騎而去。有追之者。周即挾刀劈鬥。勇不可當。劈刀之名自此有。昨

事極確實
語極痛快
不得以其
人而廢其
言
竊鉤者誅
竊國者侯
今古英雄
同聲浩歎

大醉馱雷。馱野廟中。故得就縛。否誠不可與爭鋒。趙乃指周曰。囚何說之辭。周慨然曰。大丈夫磊磊落落。何可一世。今不幸被羈。豈等鼠竊狗偷。畫作乞憐憫。賴狀竊誠是囚。諒大官不至以殺牛馬之人。加殺人之罪。趙曰。囚亦知夫竊之輕重乎。周曰。既爲竊。豈不知竊。願爲大官陳之。天下古今紛紛多竊者也。獨囚也乎哉。竊也者。取彼所有。濟我所無。初不必明彰其劫奪之嫌。而陰成以投贈之好。况放牛世替。借馬人亡。偶值以事之所必需者。寧復計其風之不相及。至先天義蘊。往哲名言。人能竊之。卽可以爲聖。日月精華。陰陽奧竅。狐能竊之。卽可以爲仙。極之竊寶玉。竊大弓。竊虎符。或作權奸。或作義俠。等而下之。王朝升斗之精。爵秩之榮。竊位者。一旦藉手。固莫不名顯當時。蔭及後世。區區慢藏。匿跡於馬勃牛溲之下。云乎哉。趙益異其言。薄責而釋之。後十年。趙猶子官於粵。有平倭寇周將軍者。通款接問。若水是君何人。答以諸父行。將軍何以識之。曰。我師也。感恩知己。兼而有之。林下先生。頗記憶否。倘有便鴻。余有一函並薄物。

申敬。因念叔多門牆。未聞有武弟子。後寄書郵返其叔。字中始緬述之。乃知其
人。猶錄其寄詩一首以示云。學書不就劍無成。曾向燕南草澤行。命也何如拼
一醉。薄乎云爾感餘生。海門蛟射秋風壯。聖主龍飛野鷺平。今日功名銅柱表。
願從桃李報恩情。

感恩知己
每飯不忘

俠魂曰。不竊財物而竊牛馬。其爲賊已與他人異。被執而後。猶歷言人之不
竊而竊。以辨己之竊而不竊。趙公安得不驚異。迄今讀郵寄趙公一詩。則知
周某之行事。或亦大丈夫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耶。嗚呼。傷矣。雖然。亦異矣。

南北奇俠傳卷四

譙北楊塵因 武進許指嚴眉批
蛟川莊病骸 杭縣黃退閣評點

古董 姜俠魂 編纂

奇中險

●航海述奇

英國史穀德譯阿臘伯原本
無錫錢鏞重譯

當黑盧臘希時代。排倍特之地。有肩夫。歆倍特者。素窮困。一日天氣甚暖。負擔適市路。遙未得達。憊甚。經一處。見路人洒道。點埃不驚。徐覺柔風拂面。歆倍特流連其地之風景。心甚暢悅。卽釋擔。憩道左。仰首見有巨宅一所。俄而微聞蘆薈之香。氤氳成氣。來自室中。又聞音樂之聲。與鳥鳴相錯雜。歆倍特聞是馥郁之味。靡靡之音。知室中必有宴會者。竊自念。自任擔負之役。罕遭此暢心之境。遇。遂詣其宅。見門者威麗服。卽前訊此室之主人爲誰。門者曰。汝居排倍特之

欵倍特異
日之富由
此數語發
生得此可
謂奇遇

致敬盡禮
不以富貴
驕人者

地。未知環遊瀛海最著名之航海家新倍特耶。欵倍特聞是語不禁撫膺而歎曰。彼殷富若此。而子困苦顛連。天之於我兩人。胡位置若此其懸殊耶。言語之際。神情悽然。復仰天而呼曰。天乎。吾每日歷苦履艱。猶不能得蠶繭之麵包。以飽妻孥。新倍特消靡巨資。終身奢樂。彼何修而得此無限之樂。余何不幸而遇此無窮之苦耶。言已。悵然頓足。悲不自勝。當此之際。忽一僕自內出。執其手曰。主人延汝入。欵倍特當悲憤之餘。忽聞是語。不勝驚疑。恐主人咎其無禮。向門者乞曰。余所負之物。釋道左。余入。恐爲鼠輩所竊。爲我敬謝主人可乎。諸僕咸曰。我曹爲汝守之。汝入無慮也。欵倍特無如何。遂入。一僕導之。至一室。羣客咸集。案上殺品紛陳。一魁偉皓髯者居首座。僕輩屏氣斂息侍其後。僕人私謂欵曰。此卽新倍特也。欵見侍者甚衆。陳設極奢。致禮而不覺悚然有懼色。新倍特延之坐。親執杯酒奉欵。欵倍特受之。飲已。新倍特與之互譚。徇阿臚伯之俗。約爲兄弟。以申親愛之情。既訊欵姓名及所業。欵卽以欵倍特對。新倍特曰。吾適

過而能改
善莫大焉

選識君樂甚。頃君所言。吾略有所聞。願君爲我重言之。蓋歆倍特向天自語之際。新倍特自窗內已悉聞其語。故俾僕延之入也。歆知適所言者。已爲新所聞。赧然有慚色。乃俯首而對曰。我知罪矣。我以困苦之餘。不禁發爲牢騷之語。幸恕其疎狂之罪。無芥蒂於此。新倍特曰。余甚愛君。非有所責於君也。如君所言。非知我者。君謂余甚樂而無所困乎。願余亦非常此安樂者。余閱歷艱苦。殆較他人爲尤甚。言已。願諸客而言曰。願爲諸君縷述曩時之情事。余所歷之境。雖於困苦界中閱歷深者。聞吾之言。莫不氣喪神沮。余蓋由此困苦。以有今日之富。余航海七次。屢蹈危險。至今思之。猶心悸不止。諸君或亦未知其詳。請述所遭。聊以佐酒。言至此。令僕取歆倍特之物以進。

新倍特曰。予父早世。遺產頗多。予少時已揮霍殆盡。少長知前此之非。自恨不肖。不能守祖父遺業。復念以前無價之光陰。半皆虛擲。悔恨實深。予父生前。嘗以沙羅門之語誠余曰。貧之苦殆甚於死。思之黯然。遂盡售餘產。挾貲航海。與

商人游厥後常以沙羅門之言自警。守此餘貲。日者偕數人航海作賈。從排沙羅起行。至印度河路。經波斯灣。人嘗言此河最闊處。相距有七十里。其東海面之廣。始與印度河等。其一面卽阿勃興奈之海岸。離凡誇茫耳約四千五百里。予初歷洋海。困暈舟。然身尙健。後漸成疾。苦之路經數島。每至輒登岸遊覽。並貿易焉。一日舟行遙見一島。草色迷離。浮於海面。既至。舟人下淀泊焉。余與數人登島遊眺。相與席地圍坐。取食物果腹。少選。島忽自動。飄蕩無定。余駭極。不知所爲。忽聞舟人呼曰。速登舟。緩則溺矣。始悟此實非島爲海中怪物。捷足者遂登舟尾之單檣艇。他或泅水登舟。舟卽揚帆遠去。惟子獨留怪物之背。致溺於海。幸余溺水時。得舟中炊飯之木。遂緊抱之。隨波逐流。閱一晝夜。力漸竭。忽一巨浪掀天簸地而來。余逐浪遷流。自分必死。忽傍一島。岸險仄殊甚。蠶林鳥道。幾於無路可登。幸有樹數枝。橫生岸側。遂攀樹以上。使無是樹。始終不免爲波臣。既登岸。困頓殊甚。遂僵臥岸上。迨日出。雖已力竭不可振。然焰火中燒。饑

新倍特得
此樹有救
星矣

不可忍。不得已匍匐而行。覓草根果腹。復得清泉一穴。藉以解渴。此皆天賜。殆非偶然。既食。體漸舒。縱目四顧。遙見嫩翠一抹。撲入眉間。約略似草地。隱約間。似有馬食草於場。余躊躇欲至。馬所冀得救。又恐或遇他變。行而却步者再。既思自拚一死。姑往視之。至其地。見馬繫於樹。頗極精彩。余贊美之。忽有人從。余身後來。訊余何人。余歷陳所遇。其人卽握余手。導入一巖穴中。先有數人在焉。始見余。似甚駭怪。既入。彼乃以食物餉我。余稍嘗之。還詰其在此奚爲。皆曰。我曹皆總統馬赫臘之牧馬者也。歲有定期。必爲總統牧馬於此。復曰。余等明日當歸。汝若遲一日至。必死於此矣。此地離居民甚遠。非有人導。不能達也。翌日。諸人與余偕行。驅羣馬。達其都城。並引余謁其總統馬赫臘焉。赫臘訊余何人。並問余何以至此。余詳對之。馬赫臘曰。余甚憐汝之遭遇。汝胡不幸若此哉。遂命僚屬優款余。僚屬承命。母敢稍慢。余爲商人。居此亦常與其商人遊。冀商人來往。或得排倍特之近狀。且欲乘機作歸計。余嘗覽其形勢。知馬赫臘之城臨

海濱。其海濱有商埠。每當夕照將西。則青雀黃龍。雜集其下。余又嘗至印度講學會。頗樂聞其語。此外惟常謁馬赫臘與其僚族。談海外之風景。及余所遭奇險。以遣愁悶。彼等嘗發問題數千。訊我國之政教。余亦詳訊其政治風俗法律。據其所答。察其政。條理井然。不少紊焉。馬赫臘有一屬地。名開名司耳。人言其地。每至夜間常聞鼓聲。遠旦始絕。其地有數水手。皆老於航海者。留心攷察。謂其下爲水神所居。每夜必鼓。故有是聲。余異之。駕扁舟往探其迹。於海中見怪魚甚衆。有巨魚長及二十丈。而畏怯殊甚。聞聲卽躍去。又有魚長約二尺許。而其首類鸚者無數。餘未能悉舉其狀類。余旣遊其地。返馬赫臘城。一日。余閒行海口。適一舟至。始繫維。其舟主立船首。命舟人運貨赴海關。余以思家之情甚切。每舟至。必訊所從來。藉探桑梓之耗。旣隱察其貨色。見上有字跡。諦視之。則新倍特也。余大疑。恐商人有同名者。猶豫未敢信。復細察其顏色狀式。決爲余之故物無疑。且舟人中猶有彷彿能識者。不禁狂喜。然度舟主意予必死。且不

於倉猝之中
存審慎之意
非深歷者
不辦

聞君一席
語勝讀十
年書

一片婆心

見已久。或不復相識。遂登舟。佯訊此物之主爲誰。主人聞言。其貌若甚戚者。告余曰。此物之主。爲排倍特之商人。名新倍特者。是人初與余作貿易。航海偕行。一日至一島。與舟人登岸。不知所謂島者。實爲海中鯨族。浮水面。誘人以登。沉溺以資其食。舟人誤登其上。魚覺而入水。致溺數人。新倍特不幸。亦罹是厄。今新倍特往矣。雖然。此物者。固新倍特之物也。吾擬代爲經營。稍權子母。異日畀其妻孥。俾此物終歸故主。言已。不勝唏噓。余卽曰。君謂物主已喪。豈知所謂新倍特者。固尙在人間乎。主人怪而問曰。然則安在。余曰。請視某。余卽物之故主。新倍特也。主人乃大聲呼曰。天下有是理哉。舟人悉見其已死。汝貿然以新倍特自認。胡顏厚一至此。視汝貌誠篤。故不憚口舌之勞。爲道顛末。今妄言若此。甚矣。以貌取人。知人之果不足特也。當其言時。若嗔若嗤。令人不得置喙。與辯。俟其詞之畢。乃徐謂之曰。余實唐突。幸君少息怒。俾得罄其情。主人曰。甚善。余姑聽之。於是詳告以離險至此之由。主人始聞而疑。繼似微信。終乃釋然無疑。

璧返連城
珠還合浦

舟人旋亦悉集。猶有人能識悉余狀貌者。聞余言。瞠目相向。以爲得神助。益來親余。船主執余手而言曰。君得天佑。吾心慰矣。物皆在是。請卽歸君。以畢吾志。余稱謝其情之殷。均吾物以酬主人。主人堅不納。余復擇其尤貴者。以贈其國總統馬赫臘。馬赫臘知余素窮困。覩是物怪之。閒所從來。余乃詳告得遇舟主事。馬大悅。納之。贈他物爲報。余謝馬赫臘。並以返國告。馬知余思家之情不可奪。亦不稍挽留。惟臨別依依。殊難爲懷耳。將歸之先。悉售余貨於其國。而販其土產蘆薈。丁香樟腦以歸。途中經歷數島。雖皆風景可觀。而余歸志綦殷。未暇遍覽名勝。惟於海天一碧間。日望排沙羅之至而已。旣至。攜所得司君司（英金幣名）十萬。登岸入城。至家。與家人相敘。咸怪余出外之久。及聞余遭遇之險。又莫不舌橋心駭。爲余幸慶。於是傭奴婢。營田園。構堂築室。極輪奐之美。盡復先人之舊觀。吾亦將終老此鄉。不復作出山志矣。

新言至此忽止。命奏樂。以爲述第一次航海之紀念。衆客聞其言。皆以爲咄咄。

昔也藍襖
今則華服
歆倍特何
修而得此

怪事。至暮。盡歡而散。新倍特別贈歆倍特以司君司百。而囑其明日來。此聽其述第二次航海之事。歆倍特得此巨金。喜過其望。歸家。妻孥詫爲奇遇。驚喜之餘。反疑夢幻。翌日。歆易華服。復至新家。新聞其至。倒履迎之。相待益優。少時。客復集。張筵饗客。歆復預焉。筵既徹。新倍特起而言曰。諸君不厭聞吾第二次航海之情乎。余第二次航海。更離奇於前航。遭有足動人聽聞者。當是時。言聞一室。咸凝神傾耳俟之。

新倍特曰。余既歷第一次航海之厄。將居排倍特之地。以怡暮年。食吾貲以盡吾齒。此意昨已言之。雖然。果將鬱鬱拘守田園。予一生之事業。個人之義務。遂敢自謂盡乎。反身一省。銳進之志。不禁如燄之熾而不可遏。此第二次航海之潮。所以又隨之而起也。予偕海客數輩。駕巨舟。攜貨出海外。藉貿易遊歷各島。當離海口。出大洋。白浪拍舟。怒濤撼天。憑欄四眺。無異疇昔。一日。天色晴朗。波濤不興。乘風前駛。遙見一島浮聳海面。及至。叢林巨木。葱鬱沈陰。藤葛荆榛。迭

酒之爲禍
烈矣

生怒長。謫其地。人烟絕跡。鷄犬無聞。似未經人足者。然可知其地確爲島嶼。決非魚旅所可僞爲。遂偕數人登岸。憩荊榛間。或摘果解渴。或折花飾襟。而余獨攜斗酒。席地坐草上。以紓連日舟中積悶。酒後微酣。不覺陶然睡去。及醒。而舟已失所在。大驚。自亦不知已睡幾時。急起四望。遙見一舟破浪乘風。冉冉入水雲之際。而沒。諸君諸君。試想此時此境。當之者何如。以子然一身。留此絕域。其尙有生望哉。余亦自知不可得生。向天揮淚。僵臥於地。觸首捶胸。以自詬詈。慘痛之念。益輪轉於胸中。自歎前未葬身魚腹。今乃餒死荒區。天之待余。亦云苛矣。然余於此時。雖淚涸心灰。夫復何益。遂攀登林際。極目四顧。以冀得一線生機。顧唯兒波濤連天。一碧無際。此時之涕淚。不禁潛潛下矣。正悵望間。忽覩一物遙接林際。潔白精瑩。耀人眼目。度必轟然子立之巍閣。及至。則其物周約五十步。光澤如晶玉。余周視其下。殊不得其門而入。將欲憑眺其上。又無階級可登。窮索極思。終莫辨爲何物。少時夕陽西下。星月無光。四望朦朧。恍如夢境。隱

異想天開
可謂急則
生智

約間有一怪鳥。張翼蔽天而來。余猛憶舟人之言。謂非洲之陸產大鳥。能食人。厥名曰鵠鵠。其卵大似巍塔。余諦視此物。一如舟人所云。始悟此物爲鵠鵠之卵。適來之鳥。卽鵠鵠也。鳥旣飛集地上。以翼復卵。余潛至其前。見其一脰之大。幾如豫章巨木。余於此際。忽得一計。思昔人有乘紙鳶升高。以探全島之形勢者。余得遇此鳥。或者神爲之助乎。遂解巾自縛於大鳥足上。冀其飛至大陸。俾余離此絕域也。天旣曙。鳥卽挈余高舉。當其至雲霄間。第覺天中日暗。耳後風生。張目俯視。則驚濤駭浪。排岳撼山。海天蒼茫。彌望無際。俄而鳥忽下集。是時驚魂無定。覺已至地。立解所繫。甫脫。鳥已啣白蟒一條。戛然冲霄而去。少選。神漸定。四顧皆山。高聳霄漢。巖石傾仄。徑路崎嶇。蜀道之難。鳥足方此。自念纔離絕島。又入窮山。豈余之命果當死乎。徘徊谷中。轉輾無策。俯視谷底。玉石金礫。燦然耀目。然居此絕域。雖得纍纍奇珍。而寒不可衣。饑不可食。對之正增歎歔。正旁皇間。忽見巨蟒匿谷中。目巨如斗。不覺股戰慄。此種蛇類。其大不可名狀。

羣蛇爲害
可作堯舜
之世觀

度其最小者。亦必以象爲食。其狀概可想見。然此蛇獨畏鵠鵠。故書匿夜出以避之。日中雖可得食。亦不敢肆毒。余蓋因是獲免焉。然思露宿谷中。終不免爲所食。於是盤坐石上。思欲得一暫避之地。遍索谷中。不可得。迨夕陽已西。始得一穴。可容數人。余疊石砌其穴。留一孔。可容出入。遂宿其中。取囊底殘餼。果餓腹。至夜。羣蛇啾啾戶外。終夜不去。諸君諸君。試思此時之境。我尙復能寢乎。達旦。羣蛇始四散去。余潛出穴。不禁寒抖。齒爲之戰。舉目惟寶石纍纍。亦無意視之。少頃。探囊餼入腹。倚石少睡。將欲成寢。忽有巨物墜余傍。漣然有聲。急起視之。則一生脯也。方驚怪間。則繼之墜者不絕。先是舟人嘗言商人從山中採金剛石。當鷹哺乳時。以生脯墜山後。脯與石相吸。鷹銜其脯入巢。卽掩取之。以爲常法。且言此鳥力健。非常能攬數十磅重物。余嘗疑之。至此憶其語。自言曰。此非商人採金剛石乎。果爾。或可得生。遂擇金剛石之尤大者。置囊內。而以肉裹其身。佯臥於地。俄而黑鷹漫天而來。爭奪其脯。中一尤健者。眼甚捷。攬余而飛。

臨財毋苟
得善哉商
人非貪婪
者可比

衆莫敢奪。余閉目聽之。第覺風聲颼颼。不絕於耳。半响忽寢。繼乃聞爭啄之聲。余啓目潛視。則身臨絕頂。臥鳥巢中。羣鳥相爭以食肉。未既。忽聞人聲喧闐。鳥即遠去。余知商人之來。起解所縛。將下。忽一人入巢中。見余驚而却走。繼復向前大肆詬詈。并執余謂竊其物。余告之曰。幸勿怒。請一述所遭。汝謂我竊金剛石乎。余之所得。當十倍君等。且皆非君等所能得者。如謂余言之謬。請視囊底。言未畢。衆商聞聲悉集。見余咸以爲怪。及余詳告之。始釋其疑。乃導余至其家。啓余囊。咸驚爲稀世之珍。且自言自探此石。經數十年。歷數十嶺。從未見石巨若此者。余即羅陳其石於案。任商人擇之。商人愛石中最小者。余請益之。彼答曰。余得此。已足一生航海之貲。何敢奢望。且較他人所得。已不可同日語矣。夜分促膝與商人述被險之情。翌日偕商人同歸。道中遇羣蛇。幸未爲害。達海口。乘舟至羅赫島。其地產樟腦。厥樹極大。枝極密。蔭可蔽百人。其液卽爲樟腦。取液之法。鑿孔於幹。液卽由孔流出。盛以器。鍊而爲樟腦。厥樹既取其液。卽枯槁。

以死。其地又產犀牛。犀之爲獸。小於象而大於犂。其鼻有角。長約二尺。甚堅銳。角中有一隙。常發白光。能燭人形。是獸常與象鬪。以角觸象。破其腹。象血或濺犀目。卽眇不能視。而踏於地。其愚可嗤。鴿鷓因攫其肉。以哺其雛。余在是島。曾攷察其物產。與夫各物之情狀。可奇可笑。可驚可怪之事。更難數述。諸君或厭聞之。請俟異日。余在是島。悉售所得之石。以貲作賈。由此復歷數島。而至排沙羅商埠。甲排沙羅而歸。至家。家與人相見。兒女之情。不免悲喜交集。此亦人之常情。後益紓貧困。不敢自安於奢樂。此吾航海第二次之顛末所。新倍特言既畢。復厚贈款。俾明日復來。諸客次第去。歎於此時。前此怨恨之心。已消靡於不自知矣。

明日諸客復集。新倍特曰。余憶從前險阻。見波濤而眉蹙然。顧男兒作事。甯避嶮巖。余方富於年華。不覺雄心又起。於是有第三次航海之事。余自排沙羅乘舟。遍歷各島。迄未遇險。一日從一島起行。出海口。忽遇颶風。不得進者數日。一

日正駕帆欲前。忽水波拍天。暴風驟甚。舟不自主。隨風漂至一島。是島向不停舟。然風急潮阻。勢不得前。不得已暫泊於此。既下旋。舟主告余等曰。隣近數島。產野人。毛長而身短。見人至。必來格鬪。若或傷之。必蜂湧而來。我曹勢能敵。必盡爲所殲。不禦亦不免於禍。爲之奈何。諸客聞之。驚駭相視。方議所以避之之策。舟人忽大聲呼曰。野人泅水來矣。余亟視之。見其人身長約二尺。勢甚兇狂。及至。環繞吾舟。向余等作語狀。啾啾莫達其意。旋即登舟。狀極可怖。無敢禦之者。瞬息間。彼即棄帆於波。絕舟維。逐余輩登岸。既合力曳舟上陸。掣之而去。吾等受此苦厄。欲泣不得。欲拒不能。此情此際。實有不堪言喻者。見其既去。佇立遠視。不知所爲。既摘果實以食。苟延殘喘。自分必餒於此。乃復前行。隱約間。似有樓閣。遙出林際。至其地。則構造壯麗。狀類王宮。黑門半掩。我儕推門而入。至中庭。有廣廈一所。外繞遊廊。其傍人骸相枕藉。復見傍陳鐵槊。其下猩血未乾。覩此不勝股慄。知此間必非樂土。然已力竭神疲。遂僵臥於地上。相對默然。悉

悽悽惻惻
怪怪奇奇

燔人而食
聞所未聞

無人色。余等處此危地。至今思之。猶覺毛髮竦然也。薄暮。轟然有啓門聲。余等相顧失色。見一黑人自內出。長類棕櫚。唯一日生當額上。赤若燃炭。其前牙甚鋒銳。口廣闊。類馬唇。下垂及胸。厥耳類象。肩可承之。厥爪似鷹。銳長無匹。余等見之。神魂飛越。狀如死尸。莫知所措。繼見其坐廊廡間。目眈眈視良久。忽起。至余前。攫余頸。挈之而起。如舉雛鷄。復攫他人。如較衡重輕。以視肥瘠者。及舟主身最肥。遂攫之而去。刺於槩。燎柴燔之。腥不可聞。既熟。鵠然大嚼。食畢。酣睡。廡下聲若巨雷。余等睹此。可慘可悲。可傷可哭之事。股慄心驚。終夜不能成寢。諸君諸君。試思我曹之心。此時百折千迴。爲作何景狀。及曙。黑人啓戶去。余等度其既遠。始敢互相低語。或嚶嚶啜泣。相對黯然。既謀所以圖之。而輾轉思維。迄無善策。惟有同聲一哭。委命於天而已。雖然。猶作萬一希冀之望。或得遇救於人。相率出門。遍覓迄無人跡。腹饑。摘樹實果腹。至暮。欲求一寄身之地。迄無所得。不得已。仍歸屋中。俄而黑人復來。余等心胆俱碎。不幸復爲攫去一人。刺之。

編筏渡海
固屬冒險
之策然幸
設此計得
慶更生智
之爲用大
矣哉

於。槩。燔。而。食。之。一。如。昨。狀。食。畢。復。酣。睡。達。旦。而。出。余。等。見。其。已。去。心。始。稍。安。儕。輩。數。十。人。睹。此。慘。狀。自。分。必。死。第。未。知。死。於。何。日。耳。當。此。之。時。咸。謂。同。此。一。死。不。如。自。溺。於。海。一。人。忽。攘。臂。言。曰。吾。儕。年。方。少。壯。豈。能。以。一。時。力。屈。遂。欲。同。爲。波。臣。余。得。一。策。可。與。諸。君。商。之。猶。記。來。時。於。海。濱。見。浮。木。無。算。苟。得。編。爲。桴。筏。或。亦。可。涉。波。濤。試。先。作。筏。以。觀。其。變。苟。能。洩。吾。輩。之。憤。事。固。大。佳。否。則。一。葦。航。之。卽。死。於。波。濤。亦。差。勝。飽。野。人。之。腹。設。有。他。舟。來。此。俾。我。儕。脫。苦。海。固。屬。僥。天。之。幸。若。卽。不。幸。而。帆。檣。絕。景。亦。不。妨。爲。此。冒。險。之。舉。乘。片。筏。歷。波。濤。又。安。知。不。能。達。彼。岸。哉。今。吾。儕。輩。死。已。二。人。事。急。矣。望。諸。君。速。決。之。皆。曰。善。遂。詣。海。濱。取。木。爲。筏。每。筏。可。容。三。人。造。作。終。日。不。得。已。復。歸。屋。中。野。人。復。至。不。爽。時。刻。復。爲。其。攫。去。一。人。燔。炎。之。際。血。濺。廊。廡。慘。日。傷。心。不。忍。仰。視。野。人。食。畢。復。酣。然。睡。去。此。時。忿。火。中。營。不。遑。他。計。儕。輩。中。之。最。勇。悍。者。潛。起。取。槩。爇。之。既。紅。詣。其。前。急。刺。其。曰。野。人。一。痛。而。覺。狂。吼。若。雷。扶。劍。奮。臂。勢。欲。殺。余。輩。而。甘。心。焉。急。避。之。野。

親倍特去
矣野人其
如之何

人遂叫囂而出。吾儕知室中不可復留。急相引至海濱。羣議謂姑少緩須臾。以觀其變。若野人率衆而來。則乘筏涉海。爲冒險之舉。如達旦不來。則野人必已悉創而死。可安居其屋。小作勾留。俟他舟之來。再圖歸計。乃胥坐筏上。待天曙。未幾。東方漸白。忽聞喧闐之聲。如風之捲塵而至。一人扶野人前導。羣醜隨之。余等急解維。乘筏而逸。野人見之。各拾巨石。泅水相逐。不及。則拋石擊筏。所發皆中。諸筏或被擊而沈。或被迫而爲浪衝覆。僅余筏之三人。幸免於厄。既出海。乘驚風。逐駭浪。閱一晝夜。達一島。余與儕輩二人。皆喜出非望。卽登岸。摘果而食。相與席地坐。少息勞頓。及暮。同宿海濱。夜分。忽聞吼聲而醒。急起仰視。一巨蟒蜿蜒而過。鱗甲淅瀝有聲。回顧身傍。一人已被啣去。隱約間。猶見其顛仆者。再呼號久之。漸卽聞蛇吮嚙聲。余寒戰於地。既不忍聞其聲。亦不敢睹其狀。少選。失蛇所在。及曙。復摘果療飢。傍徨終日。莫知所爲。至夜。遙見是蛇復來。余卽仲天呼曰。天乎。余甫脫野人之厄。萬死一生。以至於此。願又俾余罹此禍哉。倉

絕妙佳計
之死復生

皇間適見一巨樹。余卽偕吾友同上。以避其鋒。瞬息間。蛇已至。踞樹下。作吼聲。營樹而上。不幸而吾友又罹其厄。余是夜卽宿樹上。及天明。魂魄飛越。已如死人。知早晚必葬蛇腹。遂欲投海自死。顧轉念七尺軀。不能禦一蛇。乃蹈波濤而死。心殊不甘。籌所以自衛之計。窮思極索。得一策。約棘作捲圍樹上。復以棘刺覆於首。俾蛇遇刺不得上。既成。已薄暮。余卽棲樹上。荆棘間。心甚悽然。自思力竭技窮。如再不免其毒。此誠天亡我。非我不能自衛之咎矣。少頃。蛇又至。往來樹下。欲肆其吞噬之心。顧每上。輒遇棘刺而下。好鼠所有恃。而貓無如何者。嘯嘶終夜。達旦殆去。余是時倚臥樹間。猶膽怯不敢下。柔腸百轉。憂心如焚。至日下三竿。始攀樹而下。悄然四顧。則葛蘿繞樹。荆榛塞途。不知孰爲去路。不得已。仍赴水濱。臨風飲泣。既思男兒死則死耳。奚爲却顧躊躇。攬衣寒裳。奮身欲躍。忽遙見一舟。逐波將至。余卽大聲呼救。復以巾臨風飄漾。舟人遙見之。卽駕小艇來援。舟傍岸。余卽躍入焉。既至大舟。舟人咸圍繞以訊。余詳言顛末。皆舌橋。

筆意頓挫

神驚。喁喁相與談論。莫不謂余遭遇之奇險。其中之老於航海者。語余曰。此處附近數島。有野人能食人。此島之蛇甚多。吾商人爲其吞噬者多矣。君得脫此。殆天佑。非人力也。乃饗余佳穀。衣余華服。相待優渥。委曲周至。棄余藍縷衣於海。卽舉錨乘風而前。歷數島。至賽來倍。是地產檀木。可爲樂餌。商人卸貨其地。作貿易。船主謂余曰。余有貨物數種。本屬於某商人者。不幸是人沒於途中。遺貨具在。余擬他日歸其妻孥。君可暫爲經理。倘有所贏。君亦可稍沾餘潤。不知君意若何。余見其情意殷殷。不勝感謝。舟主卽命會計者取貨。會計問曰。伊誰之物乎。舟主曰。於簿籍間檢新倍特是矣。余聞其語。心怦然動不止。細視主人。蓋卽余第二次航海之舟主。惟相別已久。迥異少壯之形。故雖同處多時。而不復相識也。余度主人之意。謂余已死。然觀其詞意懇摯。猶未忘故友。卽亦不怪其前事之非。乃問之曰。此爲排倍特商人新倍特物乎。主人曰。然。此卽其名也。此人從排倍特來。余舟同出爲賈。日者至一島。舟人登岸少憩。及歸。失彼所在。

先詰一句
妙

濟困賑貧
善人是富

迨舟既駛行。余始知之。將欲返舟尋覓。而風急帆張。無能爲力。此殆天命。吾亦無如何也。余曰。君以新倍特爲己死乎。主人曰。彼或溺於水。或飽於獸。雖未可知。而其已死。則固無可疑者。余曰。不然。君蓋詳審狀貌。予非新倍特乎。主人尙疑余誑。窮詰前時之情狀。始恍然曰。天之令人會合無常。豈人所能測哉。復抱予而言曰。天實佑汝。此物悉歸故主。吾之願亦償矣。余卽以貨物之半酬主人。餘則貨之。販其地丁香肉桂甚夥。於是復之他處。於海中見巨龜一。周約十餘丈。又見一怪鳥。形類鷹而有乳。又有怪獸一種。形類駱駝。種種異物。指不勝屈。歷數島。達排倍特攜貨歸家。予此次所得之金。雖爲故物。而實出非望。故歸家後。廣濟貧困焉。未幾而又有第四次航海之事。

夫吾既三次逐波濤。歷奇境。出死地。艱苦備嘗。而志仍不稍挫。復以貿易出海。外束裝載貨。從波斯至海口。登舟揚帆而出。甫離海口。卽遇暴風。舟人急止帆。以備不測。豈知波濤翻湧。風急帆不得下。雖竭力轉舵。卒無所濟。未幾帆破。縷

縷如飛篷。波濤愈急。舟忽覆。舟人咸葬波心。貨物悉弃。余與數人幸得一木。緊抱之。隨波衝突。飄至一島。遂同登岸。溼衣壓體。力疲。幾不能前。勉扶藤棘。欹樹下。摘果療飢。時已薄暮。卽僵臥沙上。自嘆命途乖舛。一至於斯。輾轉中宵。幾不成寢。旣曙。將欲前行。忽見黑人無數。蜂湧而來。余經前次黑人之厄。愈爲膽裂。及至。圍吾等於中央。使不得逸。余與五人同爲所獲。至其室。延我曹就座。出草根以手作狀。俾吾等食之。四人已饑甚。得此卽亦不問其何草。漫然食之。余雖亦甚饑。而竊疑其所爲。稍嘗而棄之。少選。四人悉醉。不知所爲。惟余獨醒。後復食吾以飯。嘗之。味辛辣不可食。如以茄油煮者。四人已爲所迷。貪食彌甚。亦不能辨其味之何如。余稍嘗之。未敢多食。黑人之先以草根相餉者。蓋其草能令人醉。將以迷其性也。旣醉而復食以飯。蓋豢之使肥。然後供其饗。故未及半日。一人卽爲所烹。於彼四人者。已如醉如癡。雖死豈能自知哉。惟余知其僞。而不爲所誘。彼見余日就瘠。置之。蓋欲待其肥而食之也。不知余雖日食其飯。而

絕頂聰明
不受人害

不爲其迷。且覩此慘狀。卽食亦不下咽。久之。彼置不理。予反藉此得行動自由。一日。余乘隙而逸。急奔而前。路中遇室中之黑人。急呼余。余不應。疾趨而走。知黑人至夜方歸聚。必不能捕余。遂盡力奔馳。及暮始息。凡七日。始離此黑人之域。至一處。日已暮。卽宿林中。摘瓜果以食。明日得達海濱。見有同種之白人在海畔採椒實。予不禁狂喜。急趨而前。其人覩余若甚驚詫者。卽操阿臘伯之音。訊余何來。余既見同種之人。復聞同洲之語。喜不自勝。卽爲詳述覆舟及遇黑人等事。彼怪而言曰。黑人爲害。無有能脫之者。子未爲所戮。天實相子矣。卽負所採椒。導予而行。至海濱。登舟揚帆而逝。至一處。卽其所從來之地。蓋亦一島也。既至。引余謁其君。詳訊余所歷之境。余一一對之。其君凝神傾耳。忽喜忽驚。聆余言既畢。則賜余以華服。且囑其僚屬館余。余居其地。久之。見是島人民甚衆。物產甚饒。蓋以商戰立國者。其君嘗語余曰。吾所識多矣。然未有能契予心。得如君者。因是國人愈親余。幾忘吾爲排特倍人矣。余居其地。常出游覽。見其

今得此妻
新倍特又
增一阨矣

國人馳馬不事鞍勒。余異其能。訊於其君。君曰。孰爲謂鞍勒。吾國固未見其製也。余卽繪形式。命工人爲之。鞍飾以錦。鐙繫以繩。獻之。爲置馬上。余親爲其君執鞭鐙。君奮身而上。試馳聘如志。大喜。珍寶視之。余復製數具。贈其僚屬。及其國之巨商。均各以物爲報。由是全島之民。罔不知余名者。一日謁其君。君謂余曰。吾極愛汝。汝之名固已聞於吾國。民之視汝。無殊於余。今有事相屬。君必無違吾志。余曰。君待臣優渥如斯。敢不承命。主曰。妻汝以妃。俾得安居於此。君能從我言乎。余知勢不可却。遂妻之。閨房之間。情好綦篤。然余思家之念。終不能忘。必欲乘間返國。一日。隣婦病垂危。其夫與余素厚。余往慰之。至其家。其婦已沒。見其人涕泗滂沱。貌甚憂戚。余卽慰之曰。夫人不幸而歿。天必佑汝。享大年。幸勿過傷。彼曰。余烏能如子所云哉。不過一小時。則與故人長別。與草木同腐耳。余曰。惡。是何言哉。男兒雖不可無情。亦斷不可爲情自沮。君之前途。擔負甚重。豈可輕生。至喪其任哉。彼曰。疇昔不惜死。然無如何。君尙未知吾島遺風乎。

中國古時
本有殉葬
惡習豈知
海外亦有
此類風惡
俗相沿為
害伊於胡
底

伉儷間一人先死。生者必相殉以葬。此風已久。不可挽也。余聞之不勝駭異。少選其隣里戚黨畢集。喪葬之事。咸相與爲理。嚴耕死者。狀如新人。飾以奇珍。衣以麗服。納之於棺。棺無蓋。發喪。余執紼焉。其夫前導。另一空棺隨之。余與其隣里戚黨爲殿。其墓在山麓。至其處。啓巨石得穴。棺縋其中。其夫與親屬相抱泣別。自携乾餼臥空棺中。其親屬談笑自如。無稍戚戚。復縋其棺。縋穴中。覆石其上。而散。予見之。中心惻然。見諸人已去。徘徊山麓。遠覽形勢。見是山蜿蜒起伏。達於海濱。高插雲漢。眺覽久之。始歸。抵家。追思前事。輾轉胸中。不能自己。遂白於其君曰。見有隣婦死。而其夫殉者。訊之。知此風已古。雖然。余遍歷各島。亦老於眺海者。所至輒詢其風俗。雖其間不無小疑。然未遇駭人聽聞有如此者。君盍革是類風乎。主聞余言。則大以爲不然。卽呼余名而言曰。新倍特汝胡爲者。此風已久。非創於吾。便后先我而死。亦必殉之。理至改。事至平也。又奚事故革爲。余知其終不可諫。乃訊之曰。旅客於此者。亦徇此風乎。君主啞然笑曰。君畏

死乎。余曰：何敢。曰：然則旅吾國而妻於此，是卽吾國之人也。又何疑焉。余問之，默然而退。幸吾妻尙少，竊自思生瘞之戚，未必卽逮吾身。然思家之心，因此彌切。無何，吾妻抱恙，寢席爲之不安。始猶冀其疾之愈，乃不一載而吾妻竟死。嗚呼！余所日夜希冀其或免者，今乃卒至於不免。是何命之舛而運之窮也。吾妻旣歿，自念琴絃中絕，已不勝悲。復思野蠻之風，益慘痛而莫能自己，不得已馳訃國中。僚屬搢紳咸來相弔唁。余一一謝之。事已，卽備棺納尸其中。衣以麗服。其生前珍飾悉置棺中。君主卽命備副棺同行至墓。旛旄導前，余隨柩後。嗚咽不能成聲。國主僚屬咸執紼相送。旣至墓，余知不免於死，雖不甘爲乞憐之狀。然思苟動之以情，或者感我之誠，發於一時惻隱，而野蠻之風得由此而革，則一國之人可永免生理之厄。余雖死其奚惜哉。乃含淚長跪於君前，曰：以生殉死，夫豈死者之心。况臣非土著，能除是令乎。余雖言之慘傷，而彼絕無哀憐之意。且以畏死嗜之，立命役人緹棺穴中。旣乃給我乾糧，納之於棺，亦緹入穴中。

臨穴惴惴
如讀黃鳥
一詩

覆石而去。余始至穴中。見穴深約六百英尺。及既覆石。如入地獄。舉無所見。惟聞腥臭之氣。觸鼻而已。少焉。忽聞歎息聲。余知必爲同類。遂強扶而起。出棺中。欲跡其所在。而穴中昏闇如漆。咫尺無所覩。一舉足。則尸骸礙路。不可行。乃僵臥地上。自擊其首而泣。曰。天乎。余於艱苦。已備嘗之。而猶不我恕。必欲致之於死。天之待我。亦酷矣哉。雖然。人至死地。孰不望生。余雖以一時之忿。尤怨彼蒼。然終冀天之相余。脫此地獄。故竭力扶持。節餼以食。於積尸之上。匍匐往來。雖黑暗不辨晝夜。覺積尸漸增。居其中數日。食物已盡。一切絕望。惟坐以待斃矣。於積尸間。忽聞吼聲。自遠而近。余凝神辨其聲之所從來。起而跡之。將近。其聲愈大。復前行。其聲忽止。如知余追之而奔者。路窮。得一徑窄僅容一人。側身以入。久之。遙見微光。熒熒如豆。及至。則一穴也。視其物已逃竄而去。余得此小穴。甚喜。顧於隧道中奔走。已備極。不能復振。欷息洞口。久之。攀籐而出。始知此穴俯臨海濱。昂頭四顧。則巖石崔巍。海波澎湃。余是時目眩意奪。快極。不知所爲。

諸君諸君。余曩在穴中。又安知有今日哉。少選神稍定。始悟前物爲海獸。蓋常由此穴入其中。而以積尸爲食者。既詳察此山形勢。見其蜿蜒屈曲。狀若游龍。其後似有村落。第爲峭壁所阻。不得前。余向天泥首。謝其佑我更生。後復入穴。遍搜食物。及珍飾而出。是時天氣溫暖。海中絕無霧障。舉目四顧。則晴空無雲。水天一色。余倚徙小樹。俟舟之至。株守終日。不得居數日。忽遙見帆影出自波中。余急登峭壁。解襟周揮。俾其求救。舟人遙見余。卽放舟來援。既登舟。訊余來此之由。余僞對以兩日前遇風覆舟。挈物泅泳至此。彼亦不詳詰。見余物。亦不疑。主人款接殷勤。與余談論甚契。余卽以物贈之。彼堅不受。於是揚帆駕駛。達一商埠。余復別乘他舟而歸。此吾第四次航海之顛末也。是時夕陽西下。諸客羣起。請曰。時已暮。君宜稍休。如欲繼此而言。請俟諸明日。明日。諸客復集。新倍特曰。余有鑒於前事。不復乘人之舟。故第五次航海。遂自造一舟。將欲載貨以環歷五洲。以畢吾志。舟旣成。與數友同賦北游。於是乘風

老鳥亦知
復仇奇極

而駛。所至輒窮其勝。一日至一島。其地有叢林峻壑。余偕數友眺覽其間。見籐攬怪石。葛漫虬松。旋動我出塵之想。散步而前。遙見一白塔。高聳天際。至其處。始知鴿鷓之卵。卽吾前在非洲野島中所見者。審視之。見其中一小鳥。業已成形。同游者初不識爲何物。予詳述之。咸大怪。卽以手所持斧。擊破之。割其肉。聚薪薰之而食。余阻之不聽。食甫畢。遙見有黑雲二。從海上來。水手中之老于航海者。急促余登舟曰。禍將及矣。君觀海上來者。非卽鴿鷓之偶乎。細觀之。果爲鴿鷓。急登舟解維。揚帆而走。啓窗窺之。見二鳥蔽天而來。爪擢顏石。若爲殺其子而來復仇者。將來近余舟。卽以石下擊。舟人急轉舵。得不中。石墜海水。爲之分。破浪山立。其一見不中。大怒奮翮而來。以石下擊。中舟脊。舟碎。人盡溺海中。余抱木。得不沉。隨浪所之。歷波潮。得達沙岸。急握岸傍垂株。始未爲大浪擊去。少停。匍匐而下。欷息樹下。曝溼衣於柔枝。島上風景絕佳。見前似一花圃。綠蔭甚濃。佳果初熟。又有清流。屈曲。逸響潺潺。余摘果以嘗。掬水以飲。甘沁心脾。斯

何物老人
爲暴若此

時夕陽已西。新月漸上。余卽臥坡上。以蒙茸爲被。曲肱而枕。惟心殊畏怯。轉輾不能成寢。夜半萬籟無聲。不覺悄然而悲。自念屢出海外。輒遭奇險。實命不猶一致於此。悼怨終夜。淚盈衣袂。天旣曙。卽起。徘徊林下。忽見一老人。狀甚龍鍾。席地坐河濱。余疑其罹覆舟之厄者。前而致禮。彼頷之。貌甚疎慢。余以其衰頹不之責。訊其何以至此。彼不應。以手指彼岸。如欲余負之涉河。以探林間果實者。余念其老。卽負之。旣至彼岸。令之下。不應。余憊已甚。促之。彼陡擢余頸。覺其膚粗類牛馬。且爲所擢。氣抑塞欲死。力竭目暈而仆。彼仍不稍放。但微鬆不死。然彼以足觸余右腹。迫余復起。不得已起而負至林下。摘果以食。食畢仍不釋。如是者累日。雖夜睡亦然。一日於道中得一大瓢。余卽摘葡萄搯汁。納其中。藏之僻處。居數日出而嘗之。味美如醉。余憂全釋。神色飛舞。力頓健。老人見酒。若甚喜。卽以手作狀索飲。余授之以瓢。彼引項一飲而盡。不知此酒之性甚烈。瞬息間。頽然醉倒。始釋手。初狂叫。繼大嘔。余掀之於地。彼亦僵臥不覺。余見其醉

已甚。卽覓巨石。破其腦而逸。旣脫是絆。行至河濱。遇一舟。適繫維取水。見余至。乃大怪曰。汝曾遇老人乎。老物殺人多矣。舟至。非人衆不敢上。汝何自來耶。言已。卽命余登舟。余爲備述前事。舟人咸錯愕不已。轉詢舟人所業。則亦商也。處其島傍。數日。卽舉錨前駛。至一埠。其地房屋壯麗。商以余無業。囑其友客余。謂余曰。吾將先歸。汝安居此。無躁也。余隨其友。至一處。知爲商人旅舍。其友與我革囊一。中盛石子。囑余隨之。毋相離。否則有巨禍。余卽偕市人隨之而行。至一處。見橡樹林立。唯其木光滑無節。不得上。林中黑猿甚衆。見吾儕至。卽升木以避。友教余以囊中石子擊之。猿摘橡實還擲。頃刻無算。乃與市人共捨之。旣足。仍相率而歸。友以余所捨者給余。曰。俾汝得資。作歸計也。余謝之。日隨之往。因得售巨資。友遂作別。乘舟載橡實而行。囑子居此。以得他舟。居數日。得一舟。余卽辭旅舍同居之人。攜橡實揚帆而去。路徑數島。至措梅林。其島物產甚富。其民立憲自治。余以椽實易其椒薑。乘舟至排沙羅以歸。旣歸家。復廣濟貧困。日

與同志相聚。談瀛海之奇遇焉。言已。諸客復散。新倍特約明日早來。翌午羣集。無爽約者。新大悅。命速張筵。食畢。復圍坐而談。第六次航海之事。

纒入佳境
又處愁城
悲夫

新倍特曰。予屢出遭險。終未得飽覽海外奇勝。家居久之。壯游之志復起。家人苦阻不聽。束裝復行。此次未走波斯河。從岸地達海口。選舟之軒廠者。出海外行數日。天靜潮平。登樓檣眺望。以爲自經滄海。從未得快心之境。是夜下椹沙邊。星月交輝。魚龍嘯泳。覺身輕如葉。不啻羽化登仙。夜將半。颶風倏至。舟維忽絕。勢難定泊。不得已。駕而前。俄而風忽止。水面騰霧。前後不可見。是時欲止不能。欲行不得。遂失道焉。至一處。亦不辨爲何方。俄而濃霧忽消。颶風又起。舟人急折檣呼救。棄巾擊首。狀若疾狂。而舟已爲潮所衝激。至一島傍。與巖石相擊。舟碎。舟人與余爲浪逐。至峽中。得不死。舟主呼天而號曰。天乎。余何罪而使困頓若此乎。回顧儔侶。莫不頭目森腫。神情狼狽。復見敗舟廢楫。滿峽飄流。斷骨殘骸。盈崖狼籍。余旣悲前人之遇。復以自悲。旣思吾濟若死於是。則繼我而來。

傷心觸目
如讀弔古
戰場文

王守仁瘞
旅文有此
悲慘無此
痛快

此者亦必悲予之不幸。而復自悲其悲。由此推之。則所謂悲者。正無窮也。少頃。至崖傍。見貨物充物。珍寶纍纍。始知前之遭此厄者。已非一人矣。復前行。仰見懸瀑如鍊。飛流入海。又有清水一泓。自海入谷。各甚巨。望之深不可測。崖間玉石充塞。又於水濱得龍涎。察之。始知別有一種青瀝。自海流入。爲魚吞吐而成龍涎。傍岸多叢林。半爲蘆薈。大與揩梅林相埒。遍探此山形勢。始知爲一海灣。四面峭壁矗立。風爲山障。故舟爲潮浪逐入峽中。無得還者。眺覽久之。絕無生路。唯有仰天揮淚。束手待斃而已。幸囊中食物尙存。藉可偷延旦夕。隔數日。他人食物已盡。漸餒死。惟余節食得免。念彼數人。逐微利。背故土。而飄泊瀛寰。乃爲餓衝於絕域。悲不自勝。當諸人垂死之際。均以轉相掩骼爲約。俾免骨暴沙礫之悲。及諸人盡死。僅予一人。尙留殘喘。自念予死。無人爲瘞。心愈慘然。故常居穴隙。以待斃。自咎不聽家人之語。以至斯。然空山寂寥。形影相弔。雖懊喪亦復奚益。忽念峽中之谷。海水流入。必有窮處。此或一線之生機乎。如入谷中而

同是黑人
而前遇之
黑人何暴
後遇之黑
人何善新
倍特亦幸

不得其盡處。卽死於波濤中。亦所甘耳。同是一死。顧居此已無所望。而彼則尙有萬一希冀。苟得脫苦海而登彼岸。則非特可免於死。且是纍纍者足以償吾前喪之資。於是毅然而起。聚岸傍斷木。纜爲桴筏。置之水中。盡載紅玉珍寶於其上。復以斷揖作雙槳。划入谷中。初入時。昏暗無似。余鼓槳隨流而前。縱一葦之所如。在谷中不辨晝夜。如是者數日。谷漸狹。俯首而前。旣乃漸有光線射入。復前行。見一穴。行如弧。是時食物已盡。吸養氣得延一息。及至是穴。神已模糊。昏然如睡。不知歷若干時。神氣忽清。舉目則見一荒原。傍有黑人在焉。予卽致禮。彼喃喃向余言。都不可解。余始疑爲夢。至是乃知其非。不禁狂喜曰。天誠佑我哉。其中一黑人能解余言。卽作阿臘伯之語。呼余爲兄弟。且曰。汝母怖。余等爲此地居民。今日引水溉田。余遙見一物出峽中。逐浪而來。漸近。始知爲筏。並見汝焉。筏停波中。不得前。一人乃泅水波中。引筏至此。以待汝醒。此事甚怪。幸君爲我述顯末。余是時腹已饑甚。先向其乞食。彼卽出食物餉余。食畢。予爲詳

述始末。其人凝神以聽。復譯告諸人。皆大駭怪。謂欲導余謁其君。余應之。即使余乘馬而行。數人前導。數人肩筏上之寶物。至其都城。是城曰沙倫狄白。在海島之中。既至。謁其君。君南向坐。命余前。余卽致禮。彼接待。狀甚溫厚。延坐其傍。訊余名。余以新倍特對。訊何業。對以航海。問從何來。卽爲歷述所遇。君大異。卽命書記誌之史冊。命進余物。覽賞之。贊美不已。且曰。君之物誠天賜者。吾國寶物。未能及也。余見其贊美不已。卽請之曰。臣不第願効犬馬之勞。敢卽以此爲大王壽。君曰。此天授汝者也。焉敢奪之。吾且將順天之心。益汝所有。得挽君少留敝國。則吾願足矣。余稱謝其厚意。君立命左右。授餐設館。撥帑金爲旅用之資。余居其地。除謁見君主外。每出覽其國之風景。知其島適居赤道下。故晝夜均平。島地甚廣。其城適當山尾。是島四面皆山。高爲五洲之冠。據舟人云。離島舟行數日。猶能隱約見峰嵐。其高度亦可想見矣。其山礦苗甚衆。類皆金玉珍寶。其上則虬松森列。屈曲蟠根。類皆千年古物。四圍清流縈帶。中產珠魚。余於

君亦賢者
知交鄰之
道焉

國中得奇珍無算。復遍覽其國名勝。若亞當囚地諸遺跡。居久之。欲欲回國。告於其君。君主不稍挽。唯囑齎幣貨。寄書吾國之君。以修兩國之好。余卽承命奉書幣。與國主作別。國主相送於河干。且贈我以寶物。其贈我國主之物甚多。余已忘不能悉舉。僅記其數事。一爲紅玉杯。高約五寸。周圍嵌飾明珠。一爲巨蟒皮。余不能其舉其名。唯人寢其上。可以醫大瘋。爲無價珍焉。一爲蘆薈。柳楠之屬。乃其地土產。此外更有豔姬數輩。衣麗服。飾珍寶。神韻飄然。雖古麗人不能過也。其書爲獸皮。黃質藍書。蓋亦爲其最貴重者。余奉書幣。卽揚帆離島。殊爲快心。迨至大洋。登望臺遠眺。萬里波平。水天一色。其與昔日怒濤拍天之景象。豈可同日語哉。途中終日啓窗遠眺。飽覽海中奇景。既至排沙羅。遂歸。輦其侍姬。奉書幣以獻於君。爲達其君之情誼。且詳述余之顛末焉。君以其國之貧富。及其君之賢否爲訊。余卽對曰。臣不知其實。而於其逸事。間有足證其國之富強。與其君之賢者。日者臣謁其君。適君將出。見其乘象背。一人執戈坐於前一

華封人三
祝不圖於
海外見之

人執戈侍其後。象以雕鞍飾之。其前人手執之戈。顛飾翠玉。其僚屬隨之。冠寶石冠者。不啻十萬。冠金剛石冠者。指不勝屈。其僚屬左右。稱其德。頌其壽。傍有歌者曰。吾君或死。誰克繼之。又有歌者曰。祝吾君之壽兮。如嶽之高。願吾君之名兮。如水之遙。臣於此。知其國之果富。而其君之果賢也。國主聞之大悅。曰。吾蘆其書。聆汝言。吾知其國之文明。非虛語矣。余退歸家。日嘯傲於林泉。國主以余遇之奇也。嘗賞賚有加焉。言至此。歎倍特起而言曰。君言第六次航海已畢乎。新曰然。歎曰。今日已薄暮。君勞矣。願少休。僕請明日來。聆君第七次航海之事。作將來大紀念也。諸客乃皆散。

明日來客愈衆。履舄交錯。堂爲之滿。新起而言曰。僕自第六次航海以來。血氣已衰。不特家人不使余復出。而自鏡容顏。亦覺頹然就老。不敢復作乘風破浪遊矣。一日。張筵宴客。正當酒後微酣。忽一僕執柬而來曰。有使者在戶外請見。余意必故人相邀游。或開會社招我耳。及出見。始知爲國君之使。訊其來意。

則曰。國主有事。與君相議。請偕行。余卽辭客。隨之入宮。國主出見。余卽前而致禮。國主曰。吾有事相託。君其母辭。余曰。何如。國主曰。前者汝自沙倫狄白歸。齎其贈物甚夥。今欲報之。願君爲使。余聞之。不勝驚悸。蓋余日就衰。無復囊時豪興。今使余再涉風濤。雖老馬不辭千里。而於無意中生此一波。實亦意料所不及。卽前而對曰。君使臣。何敢辭。然老夫髦矣。雖犧牲其性命。恐無濟於國家。願君憐其老髦。俾枕首邱。而別選賢才以副其任。則公私交益。而仍不失君之志也。言已。復詳述以前航海事。描寫所歷可奇可駭可危之境。以冀其悲余遭遇而赦之也。國主凝神聽畢。曰。汝言者。吾已悉喻之。雖然。非君莫承吾志。來而不報。是無禮也。一國之人。實同其榮辱焉。汝其母辭。爲國民一任其險阻。余無如何。乃曰。如此。敢不効犬馬之勞。國主大悅。卽撥幣資爲費。爲余備巨舟。余卽奉玉帛以往。海道中氣象萬千。雖山形依舊。而重經其地。未免動今昔之感。行數月。達其島。余卽奉書幣謁其君。闈者引余入。余徇其俗。前而致禮。道君主及一

此次又遭
艱苦由後
遇之黑人
厚待而來
莫非王事
我獨賢勞
移語可以
贈

國人民相慕之情意。既畢。復道余一人懷想之情。奉書幣以獻。其君主亦道愬
闊之意。我國相報之物。爲錦袍一具。價值奇昂。美服五領。值差於錦袍。亦備極
華麗。瑪瑙杯一。徑約數寸。高過之。其下鐫陽文之人物像。一足跪於地。挽弓作
射獅狀。又几案一具。蓋古物也。國主既受書幣。余卽告辭欲歸。國主知余不可
留。卽厚贈余。親送河干而別。余使事已畢。如釋重負。揚帆歸國。心殊豁如。豈知
天將困苦其身。必出人意料之外。行數日。忽遇盜。舟人與之禦。死數人。余無所
備。惟束手受縛。羣盜劫余物。虜余與舟人。衣以敝衣。俾充奴僕。載余等至一島。
鬻之商人。購余者爲富商。視余甚優。爲易藍縷之服。訊余所業。答之。並告其被
劫之情。商人問能射乎。余曰。馳馬競射。余少所擅也。能任射役。彼授我弓矢。引
余乘象入叢林。指一大樹而言曰。汝居其上。有象過此。可射之。若斃。卽來相告。
復給我以乾餼而去。余匿林中。終夜無所見。明日。天將曙。見象絡繹躡躅過樹
下。余急引弓射之。屢發矢。斃其一。余見衆象悉逸。遂急趨告商人。商人爲余作

飯極道。余技之精。食畢。同至林下。坎地納象其中。將待其腐爛。而取其牙骨也。余居林中。如是者累月。每斃其一。或靜伏樹間。或他適。時無定向。一日。余見衆象陸續而來。不避余矢。圍繞樹下。異於昔日。余大怖。衆象呼號其下。聲震山岳。隨之來者踵相接。且睚眦相向。伸鼻作狀。若欲得余而甘心焉。余進退維谷。手足失措。驚顧間。弓矢墮地。此時畏怖之情。諸君亦可想見。少頃。其中一最大者。以鼻捲余所棲之樹。拔之倒於地。余亦因之而墜。是象卽以鼻捲余。置其背。余魂神若失。不知所爲。大象負我而行。衆象悉隨其後。至一大峽中。卽委余於地而去。少頃。余漸醒。始知已離象背。起立四眺。見身入重巖。弓矢已失。惟繫空囊於背。見其地舉目盡象牙。余不勝奇異。徐而思之。始悟此地實爲衆象葬身之域。象之負余至此者。蓋以余欲取其牙。致傷其類。以此畀余。則余之欲壑已盈。可勿戕其同類也。余徘徊巖上。久之。盤旋得出重嶺。達大道。行一晝夜。始歸商人。人之寓道中。絕不見象蹤跡。余見商人。商人驚異而起。呼余曰。唉。悲夫。新倍特

勞苦哉。余昨至林中。見一樹覆於地。汝蹤跡不知所在。且見弓矢委地。知汝困於象。或思有意外之憂。汝若何脫其厄。能爲我詳述之乎。余一一告之。翌日。乘象同詣重巖中。得其處。商人見其下象牙。累如邱陵。大悅。始信余言之不誣。遂盡馴象力所能載者。大載而歸。回視其處。則如滄海之去涓流。無少增損。既歸。商人呼余爲兄弟。且曰。天實佑汝。吾何敢欺。余每歲射象。必傷一僕。無得脫者。汝非惟不罹其厄。且得此無窮之利。天之佑汝厚矣。余何敢違天之意。且余曩歲僕雖斃。得牙亦頗不易。今君所得。使吾一國受其賜。吾全國之人皆將酬汝。吾敢不先有所報。此非吾一人之私譽也。余卽對曰。天實相君。不過假手於我耳。余何力之有。且君待我甚優。此所以爲報。敢望他乎。惟余年老。心切思家。倘令骸骨歸故鄉。則君之惠也。僕受賜多矣。商曰。君有家室。吾何敢留。吾必備舟送君歸國。幸少留。以俟舟至。余亦當稍有所酬也。余卽稱謝其盛德。居其家。每日仍同往運象牙。幾盈其屋。國人往而競取者。不絕於道。居數日。舟至。商人親

爲余買。以珍寶象牙爲贈。盈船之半。余受而謝之。遂登舟而別。揚帆離海口。至大洋。雖途中風景未減曩時。而余以前有戒心。由排沙羅而歸。恐於海道中。又遇他變。故渡大洋。卽偕商人數輩登岸。悉售去貨物。購珍寶。挾資走岸道。雖行程日久。歷盡艱辛。而較海中之驚濤跳梁之醜類。蛇鳥之殃。野人之禍。以及種種意外之變。固不可同日而語。終強忍之。行累日。始達排倍特。卽謁國君覆命。君曰。汝歸乎。歷如此之久。吾心未嘗一日忘。每日必祝天之佑汝也。及余陳所歷之險境。君大爲驚愕。若甚不安於心。乃曰。吾實累君。雖然。君亦必不以此憾我。卽命太史載余事實於史冊。書以金汁。什襲藏之。復厚賚余。遂辭而退。於是日游爰林泉。廣交志士。頗有座客長滿。樽酒不空之樂。然則今日得侍二三君子。晤言一室。不患貧賤者。皆從千辛萬苦中得來也。使余不受此七番挫折。以先人之業。揮霍蕩然。恐今日將吹簫市上。爲乞奴耳。新倍特言其航海之情。旣畢。復執歆之手曰。君亦曾聞富貴出於貧賤。安樂生於患難乎。余歷此艱難。

名言至理
新倍特畢
竟不凡

尙未知天能許我長此安樂否也。歆聞之起謝曰：吾知前言之失矣。君歷此危險百折百回，出萬死一生之中，始得此富以樂餘年，固其宜也。吾之貧苦，又奚足道哉。歆每來，新必有贈。至是復厚贈之。歆賴此立業，不復爲負販。經營作賈，後亦富埒新倍特焉。

俠魂曰：航海固屬險事，而新倍特之航海爲尤險。當其遇第一次之險，在他處之嗣後，決不敢再行。新倍特大起雄心，徧歷各島，觀其逢海上之驚濤，獲舟中之矢物，皆於致死之處。復慶更生，過此以往，又有巨蛇巨鳥之殃，野人黑人之禍，他人皆死，而新倍特獨生，且不僅獨生已也。其間得希世之珍，受人君之賜，其數不可以更僕計。卒致享幸福，擁厚貲。以林泉老，昔人有言：不探虎穴，焉得虎子。新倍特知之明，籌之熟矣。世之避艱險而安貧賤者，當以新倍特爲鑒也可。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5302B

